



涑水記聞上

建隆元年正月辛丑朔鎮定奏契丹與北漢合勢入寇太祖時為歸德軍節度使殿前都點檢受周恭帝詔將宿衛諸軍禦之癸卯發師宿陳橋將士陰相與謀曰主尚幼弱未能親政今我輩出死力為國家破賊誰則知之不若先立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甲辰將士皆擐甲執兵仗集於驛門謹諫突入驛中太祖尚未起太宗時為內殿祇候供奉官都知入白太祖太祖驚起出視之諸將露刃羅立於庭曰諸軍無主願奉太尉為天子太祖未及答或以黃袍加太祖之身眾皆拜於庭下大呼稱萬歲聲聞教里太



祖固拒之衆不聽扶太祖上馬擁逼南行太祖度不能免乃繫轡駐馬謂將士曰汝輩自貪富貴強立我為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為若主也衆皆下馬聽命太祖曰主上及太后我平日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之人也汝曹今毋得輒加不逞近世帝王初舉兵入京城皆縱兵大掠謂之務市汝曹今毋得務市及犯府庫事定之日當厚賚汝不然當誅汝如此可乎衆皆曰諾及整飾隊伍而行入自仁和門市里皆安堵無所驚擾不終日而帝業成焉明道二年先公為利州路轉運使光侍食於蜀道驛中先公為光言太祖不務市事且曰國家所以能混一

海內福祚延長內外無患由太祖以仁義得之故也天平軍節度使同平章事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韓通為京城巡檢剛愎無謀時人謂之韓瞠眼其子少病偃號韓橐駝頗有智略以太祖得人望嘗勸通為不利通不以為意及太祖勒兵入城通方在內閣聞變惶遽奔歸軍士王彥昇遇之於路躍馬逐之及於其第、門不及掩遂殺之并其妻子太祖以彥昇專殺甚怒欲斬之以受命之初故不忍然終身廢之不用太祖即位贈通中書令以禮葬之自韓氏之外不戮一人而得天下

周恭帝之世有右拾遺直史館鄭起上宰相范質書

言太祖得衆心不宜使典禁兵質不聽及太祖入城諸將奉登明德門太祖命士皆釋甲還營太祖亦歸公署釋黃袍俄而將士擁質及宰相王浦魏仁浦等皆至太祖嗚咽流涕曰吾受世祖厚恩今為六軍所逼一旦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軍校羅彥環按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太祖叱之不退質頗諄讓太祖且不肯拜王浦先拜質不得已從之且稱萬歲請詣崇元殿召百官就列周帝內出制書禪位太祖就龍墀北面再拜命宰相扶太祖登殿易服於東序還即帝位群臣朝賀及太祖即位先命溥致仕蓋薄其為人也嘗稱質之賢曰惜也

但欠世宗一死耳鄭毅夫云

太祖將受禪未有禪文翰林學士丞旨陶穀在旁出諸懷中進之而曰已成矣太祖由是薄其為人

周恭帝幼冲軍政多決於韓通，愚懷太祖英武有度量多智略屢立戰功由是將士皆愛服歸心焉及將北征京師聞諠言出軍之日當立點檢為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於外州獨宮中不之知太祖懼密以告家人曰外間詢，如此將若之何太祖姊或云即魏氏長公主面如鐵色方在厨引麪杖逐太祖擊之曰丈夫臨大事可否當自決膏懷乃來家間恐怖婦女何為耶太祖默然而出 王衍粹云

太祖之自陳橋還也太夫人杜氏夫人王氏方設齋於定力院聞變王夫人惧杜太夫人曰吾兒平生奇異人皆言當極貴何憂也言笑自若太祖即位是月契丹北漢皆自退

太祖初即位亟出微行或諫曰陛下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教輕出萬一有不虞之變其可悔乎上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能得拒之亦不能止萬一有不虞之變其可免乎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然我終日侍側不能害我若應為天下主誰能圖之不應為天下主雖閉戶深居何益也由是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我不汝禁也於是

衆心懼服中外大安詩稱武王之德曰上帝臨女無二爾心又曰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漢高祖罵醫曰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乃知聰明之主生知之性如合符矣此亦得之先公云

太祖嘗見小黃門損畫壁者怒之曰豎子可斬也此乃天子解舍耳汝豈得敗之耶治平公云太祖將親征軍校有獻手搨者上曰此何以異於常搨而獻之軍校密言曰陛下試引搨首視之搨首即劍柄也有刃韜於中平居可以為杖緩急以備不虞上笑投之於地曰使我親用此物事將何如當是時此物固足恃乎魏舜卿云

太祖常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內侍行首王繼恩請其故上曰爾謂天子為容易耶早來我乘快指揮一事而悞故不樂耳孔子稱誠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太祖有焉

太祖平蜀孟昶宮中物有寶裝溺器遽命碎之曰自奉如此欲求無亡得手見諸侯大臣侈靡之物皆遣焚之

太祖初即位頗好畋獵墜馬怒自拔珮刀刺馬殺之既而歎曰我孰逸樂乘危走險自取顛困馬何罪焉自是遂不復獵

開寶元年群臣請上太祖尊號曰應天廣運一統太平聖神文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上曰幽燕未定何謂一統遂却其奏

太祖嘗謂左右曰朕每因宴會乘歡至醉經宿未嘗不自悔也

太祖親征澤潞中書舍人趙逢憚涉山險稱墜馬傷足止於澤州及師還當草制復稱疾上怒謂宰相曰

臣乃敢如此遂貶房州司戶  
太祖遣曹彬伐江南臨行謂之曰克之還必以使相為賞彬平江南而還上曰今方隅未平者尚多汝為使相品位極矣豈肯復力戰耶且徐之更為我取太原因密賜錢五十萬彬快而退至家見布錢滿室

乃歎曰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相也太祖重  
惜爵位不肯妄與人如此孔子稱惟器與名不可以  
假人君之所司也

太祖嘗彈雀於後園有群臣稱有急事請見太祖亟  
見之其所奏乃常事耳上怒詰其故對曰臣以為尚  
急於彈雀上愈怒舉柱斧柄撞其口墮兩齒其人徐  
俯拾齒置懷中上罵曰汝懷齒欲訟我耶對曰臣不  
能訟陛下自當有史官書之上悅賜金帛慰勞之  
太祖幸西京將徙都群臣不欲留時節度使李懷忠  
乘間諫曰東京有汴渠之漕坐致江淮之粟四五千  
萬以贍百萬之軍陛下居此將安取之軍府重兵皆

在東京陛下誰與此處乎上乃還

右皆出石介三朝聖政錄

潞州節度使李筠謀反其長子涕泣切諫不聽使其  
長子入朝且詢朝廷動靜太祖迎謂曰太子汝何故  
來其子以頭擊地曰此何言必有讒人構臣父耳上  
曰吾亦聞汝數諫諍老賊不汝聽耳汝父使汝來者  
不復顧惜使吾殺之耳吾今殺汝何為汝歸語汝父  
我未為天子時任自為之我既為天子汝獨不能少  
讓之耶其子歸具以白筠、謀反有僧素為人所信  
嚮筠乃召見密謂之曰吾軍府用不足欲借師之名  
以足之吾為師作維那教化錢糧各三十萬且寄我  
倉庫事畢之日中分之僧許諾乃令僧積薪坐其上

剋日自焚筠為穿地道於其下令通府中曰至日走  
歸府中耳筠乃與夫人先往傾家財盡施之於是遠  
近爭以錢糧饋之四方輻輳倉庫不能容旬日六十  
萬俱足筠乃塞地道焚僧殺之盡取其錢糧遂反引  
軍出澤州車駕自往征之山路險狹多石不可行上  
自於馬上抱數石群臣六軍皆負石即日開成大道  
筠戰敗於境上走入澤州圍而剋之斬筠遂屠澤州  
進至潞州其子開城降遂赦之關士良云

太祖初登極時杜太后尚康寧常與上議軍國事猶  
呼趙普為書記嘗撫勞之曰趙書記且為盡心吾兒  
未更事也太祖寵待趙韓王如左右手御史中丞雷

得驤劾奏趙普擅市人第宅聚斂財賄上怒叱曰鼎  
鑪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命左右曳於  
庭數匝徐使復冠召升殿曰今後不宜尔且赦汝勿  
令外人知也

昭憲太后聰明有智度嘗與太祖叅決大政及疾篤  
太祖侍藥餌不離左右太后曰汝自所以得天下  
乎太祖曰此皆祖考與太后之餘慶也太后笑曰不  
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耳因勅戒太祖曰汝萬  
歲後當次傳之二弟則并汝之子亦獲安矣太祖頓  
首泣曰敢不如母教太后因召趙普於榻前為約誓  
書普於紙尾自署名云以普書藏之金匱命謹密宮



人掌之太宗即位趙普為盧多遜所譖出為河陽日  
夕憂不測上一旦發金匱得書大悟遂遣使急召之普  
惶恐為遺書與家人別而後行既至復為相  
趙普嘗欲除某人官不合太祖意不用明日普復奏  
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太祖怒取其奏壞裂投地普  
顏色自若徐拾奏歸補綴明日復進之上乃悟用之  
其後果稱職得其力

太祖時嘗有群臣立功當選官上素嫌其人不與趙  
普堅以為請上怒曰朕固不為遷官將若何普曰刑  
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刑與賞者天下之  
刑賞非陛下之刑賞也豈得以喜怒專之上怒甚起

普亦隨之上入宮普立宮門久之不忤上悟乃可其

奏右皆趙興宗云

太祖既得天下誅李筠李重進召普問曰天下自唐  
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蒼生塗  
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建長久之計  
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唐  
季以來戰鬪不息國家不安者故非他節鎮太重君  
弱臣強而已矣今所以治之無他竒巧也惟稍奪其  
權削其錢穀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語未畢上曰卿  
勿復言吾已喻矣頃之上因晚朝與故人石守信王  
審琦等飲酒、酣上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

得至此念爾之德無有窮已然為天子亦大艱難殊  
不若為郡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未嘗敢安寢而卧  
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難知之居此位者誰  
不欲為之守信等皆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天  
命已定誰敢復有異心上曰然汝曹無心其如汝麾  
下之人欲富貴者何一旦以黃袍加汝之身汝雖欲  
不為不可得也皆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  
下哀憐指示以可生之塗上曰人生如白駒之過隙  
所以好富貴者不過多積金銀薄自娛樂使子孫無  
貧乏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  
孫立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

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再  
拜謝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  
稱疾請解軍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所以慰撫賜  
賚之甚厚與結婚姻更度易制者使主親軍其後又  
置轉運使通判主諸道錢穀收選天下精兵以備宿  
衛而諸功臣亦以善終子孫富貴迄今不絕邕非趙  
韓王謀慮深長太祖果斷天下何以治平至今斑白  
之老不覩干戈賢聖之見何其遠哉普為人陰刻當  
時以睚眦中傷人甚多然其子孫至今享福國初太  
臣鮮能及者得非安天下之謀其功大邪始平公云  
太祖既納韓王之謀數遣使者分詣諸道選擇精兵

凡其才力技藝有過人者皆收補禁軍聚之京師以備宿衛厚其賜糧居常躬自按閱訓練皆一以當百諸鎮皆自知兵力精銳非京師之敵莫敢有異心者由我太祖能強幹弱支致治於未亂故也始平公云太祖征河東圍太原久之不拔宿衛之士皆奮自告曰蕞爾小城而久不拔者士不致力故也臣等請自往力攻必取之因止之曰吾蒐簡訓練汝曹比至於成心力盡矣汝曹悉皆天下精兵之髓寔吾之股肱牙爪吾寧不得太原豈可糜滅汝曹於此城之下哉遂引兵而還軍士聞之無不感激徃有出涕者初梁太祖因宣武府署修之為建昌宮晉改命曰大

寧宮周世宗復加營繕猶未盡如王者之制太祖始命改營之一如洛陽宮之制既成太祖坐正殿令洞開諸門直望之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小有邪曲人皆見之

太祖征李筠河東遣其宰相衛融將兵助筠融兵敗生獲之上面責其助亂因謂朕今赦汝能為我用乎對曰臣家四十口皆受劉氏溫衣飽食何忍負之陛下雖不殺臣終不為陛下用得間則走河東耳上怒命以鉄搗其首曳出融曰人誰不死君事臣之福也上曰忠臣也召之於御座前傳以良藥賜襲衣金帶及鞍勒拜太府卿

王師平江南徐鉉從李煜入太祖責之以其不早勸  
李煜降也鉉曰臣在江南備位大臣國亡不能止罪  
當死尚何所言上悅撫之曰卿誠忠臣事我當如事  
李氏也

太祖聞國子監集諸生講書喜遣使賜之酒果曰今  
之武臣亦當使其讀經書欲其知為治之道也

太祖聰明豁達知人善任使擢用英俊不問資級察  
內外官有一材一行可取者密為記籍之每一官缺  
則披籍選用焉是以下無遺材人思自效右皆出三  
朝訓鑒

太祖微時與董遵誨有隙及即位召而用之使守通

遠軍通遠軍今環州是也其母因亂沒胡中上因契  
丹厚以金帛贖而與之遵誨涕泣恨無死所党項羗  
掠回鶻貢物遵誨寄聲請讓之羗惧即遣使謝歸其  
所掠

太祖使郭進守西土每遣戍卒上輒戒曰有罪我尚  
能赦汝郭進殺汝矣不可犯也有部下軍校告其謀  
反者上詰問其故軍校辭窮服曰進御下嚴臣不勝  
忿怨故誣之耳上命執以與進令自誅之進釋不問  
使禦河東寇曰汝有功則我奏遷汝官敗則降河東  
勿復來也軍校徃死戰果立功而還

張承德周祖之婿也為鄧州節度使有軍士告其謀

反太祖械送之承德管之十下而已右皆始平公云  
張美為滄州節度使民有上書告美強取其美女為  
妾及受取民財四千緡太祖召上書者諭之曰汝滄  
州昔張美未來時民間安否對曰不安曰既來則何  
如對曰既來則無復兵寇帝曰然則張美全汝滄州  
百姓之命其賜大矣雖娶汝女汝安得怨今汝欲貶  
此人殺此人吾何愛焉但愛汝滄州之人耳吾今戒  
勅美宜不復敢汝女值錢幾何對曰值錢五百緡  
帝即命官給美所取民錢并其女直而遣之乃召美  
母告以美所為母叩頭謝罪曰妾在闕下不知也乃  
賜其母錢萬緡令遺美曰語汝兒汝欲錢當從我求

無為取於民也善遇民女歲時贈遺其家數慰撫之  
美惶恐折節為庶謹頌之以政績聞美在滄州十年  
故世謂之滄州張氏龐安道云

周渭連州人湖南與廣南戰渭為廣南所虜其妻莫  
氏并二子留在家渭在廣南有官祿矣大祖平廣南  
得渭喜以為平廣南得一人耳後以為侍御史廣南  
轉運使久已改娶使人訪其故妻先與之別二十七  
年矣妻固不嫁育二子皆長渭欲復迎之妻曰君既  
有室我不可復往且吾有婦孫居此久不可去渭為  
具奏詔特爵為縣君并其二子渭皆為奏官張公錫云  
周渭為白馬縣主簿大吏有罪渭輒治之太祖奇其

材擢為贊善大夫後通判興州事有外寨軍校縱其  
士率暴犯居民渭往責而斬之衆莫敢動上聞益壯  
之詔褒稱焉出聖政錄

王明為鄆陵縣令公廉愛民是時天下新定法禁尚  
寬吏多受民賂遺歲時皆有常數民亦習之不知其  
非明為鄆陵令民以故事有所獻饋明日令不用錢  
可人致數束薪芻水際令欲得之民不喻其意數日  
積薪芻至數十萬明取以築堤道明年無水患太祖  
聞之即擢明知廣州

君倚曰太祖初晏駕時已四鼓孝章宋后使內侍都  
知王繼隆召秦王德芳繼隆以太祖傳位晉王之志

素定乃不召德芳而以親事一人徑趨開封府召晉  
王見醫官賈德玄坐於府門問其故德玄曰去夜二  
鼓有呼我門者曰晉王召出視則無人如是者三吾  
恐晉王有疾故來繼隆異之乃告以故叩門與之俱  
入見王且召之王大驚猶豫不敢行曰吾當與家人  
議之入久不出繼隆趣之曰事久將為他人有遂與  
王雪中步至宮門呼而入繼隆使王止其直廬曰王  
且待於此繼隆當先入言之德玄曰便應直前何待  
之有遂與俱進至寢殿宋后聞繼隆至問曰德芳來  
邪繼隆曰晉王至矣后見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  
子之命皆託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貴無憂也德玄後

為班行性貪故官不甚達然太宗亦優容之  
太祖時宮人不滿三百人猶以為多因久雨不止故  
又出其數十人

太祖嘗曰貴家子弟惟知飲酒彈琵琶耳安知民間  
疾苦由是詔凡以資蔭出身者皆先使之監當場務  
未得親民

太祖嘗謂秦王侍講曰帝王之子當務讀經書知治  
亂之大體不必學做文章無所用也

太祖性節儉寢殿設布緣幃簾常出麻屨布衫以示  
左右曰此吾故時所服也右出聖政錄

太祖欲使符彥卿典兵趙韓王屢諫以謂彥卿名位

已盛不可復委以兵柄上不聽宣已出韓王復懷之  
請見上迎謂之曰豈非以符彥卿事邪對曰非也因  
別奏事罷乃出彥卿宣進之上曰果然宣何以復在  
卿所韓王曰臣託以處分之語未備者復留之惟陛  
下深思利害勿為後患上曰卿若疑彥卿何也朕待  
彥卿至厚彥卿豈能負朕也韓王曰陛下何以負周  
世宗上默然遂中止藍元震云

太祖事世宗於檀州曹彬為世宗親掌茶酒太祖嘗  
從之求曰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酒以飲太祖太祖  
即位常語及世宗舊吏曰不敢負其主者獨曹彬耳  
由是委以腹心使監征蜀之軍堯夫云

太祖時宋白知舉疑為陶穀多受金銀取捨不公恐榜出  
群議沸騰乃先具姓名以白上欲託上旨以自重上  
怒曰吾委汝知舉取捨汝當自決何為白我安能  
知其可否若榜出別致人言當斫汝頭以謝衆白大  
懼而悉改其榜使協公議而出之  
呂蒙正相公不喜記人過初叅知政事入朝堂有朝  
士於簾內指之曰是小子亦叅政耶蒙正佯為不聞  
而過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遽止之罷  
朝同列猶不能平悔不窮問蒙正曰一知其姓名則  
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無知也不問之何損時皆服  
其量

太祖末關中群盜有馬四十匹常有怨於富平人志  
必屠之驅畧農人使荷畚鍤隨之曰吾克富平必夷  
其城郭富平人恐群詣荆姚見同州巡檢侯舍人告  
急舍人素有威名率衆伏於邑北群盜聞之捨富平  
不攻而去舍人引兵於邑西邀之令士皆傳弩戒勿  
妄發曰賊皆有甲不可射其馬無具裝又劫掠所  
得非素習戰也射之必將驚潰既而合戰衆弩俱發  
賊馬果驚躍散走縱兵擊之俘斬殆盡餘黨散入他  
州巡檢獲之自以為功送詣州邑盜固稱我非此巡  
檢所獲乃侯舍人所獲也巡檢怒自詣獄責之曰爾  
非我所獲而何盜曰我昔與君遇於某地君是時何



不擒我耶我又與君遇於某地君是時棄兵而走何  
不擒我耶我為舍人所破狼狽失據為君所得此所  
謂敗軍之率舉帚可撲豈君智力所能獨辦耶巡檢  
慙而退公云

至道中國家征夏虜調發陝西芻粟隨軍至靈武陝  
西騷動民皆逃匿賦役不肯供給有詔督運者皆得  
便宜從事不牽常法吏治率皆峻急而京兆府通判  
水部員外郎楊譚大理寺丞林特尤甚長安人歌之  
曰楊譚見手先教鍊林特逢頭便索枷長安多大豪  
及有廛戶尤不可號令有見任知某州妻清河縣君  
者不肯運糧譚錄而杖之於是莫敢不趨令譚時令

民每驢負若干每人擔若干仍費糧若干官為封之  
須出寨乃聽食怨嗟之聲滿道既而京兆最為先辦  
民無逃棄者諸州皆稽留不能比事畢人畜死者十  
八九由是人始復稱之二人以是得顯官譚終諫議  
大夫特至尚書三司使公云

李順作亂於蜀詔以叅知政事趙昌言監護諸將討  
之鳳翔是時寇準知州密上言趙昌言素有重名又  
無子息不可征蜀授以利柄太祖得疏大驚曰朝廷  
皆無忠臣言莫及此賴有寇準有國家耳乃詔昌言  
行所至即止專以軍事付王紹宣罷知政事以工部  
侍郎知鳳翔府召寇準叅知政事昌言自鳳翔歷秦

陝永興三州入為御史中丞真宗即位咸平五年翰林學士王欽若直館洪湛知貢舉京師豪族有奏名至及第者既而其家分居爭財出其錢簿有若干貫遺知舉洪學士上怒下御史臺窮治連及王欽若亦有所受是時欽若被眷遇上大怒以為昌言操意噉險誣陷大臣昌言自戶部尚書兼御史中丞貶安州司馬自是不獲省錄十餘年更累赦量移放還至祥符中乃復叙為戶部侍郎西祀恩遷吏部侍郎卒公云

李順反太宗命叅知政事趙昌言為元帥昌言為人辯智於上前指畫破賊之策上悅之恩遇甚厚既行

時有峨眉僧茂貞以術得幸謂上曰昌言析額貌有反相不宜委以蜀事上悔之遽遣使者追止其行以兵付諸將留少兵令昌言駐鳳州為後援事平罷叅知政事知鳳翔府

王原叔云

錢若水為州推官知州性褊急數以臆決事

不當若水固爭不能得輒曰當陪奉贖銅耳既而果為朝廷及上司所駭州官皆以贖論知州愧謝已而復然前後如此數矣有富民家大女奴逃止不知所之奴父母訟於州命錄事叅軍鞠之錄事嘗貸錢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尸水中遂失其尸或為元謀或從而加功罪皆應死富民

不勝榜楚自誣服且上州官審復無反異皆以為得  
矣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詣若水廳詔  
之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邪若水笑謝曰今數  
人當死豈可不少留熟觀其獄詞即留之且旬日知  
州屢趣之不得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旦詣州屏人言  
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  
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密使人送女奴於知州乃垂  
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汝女識之手對曰安有  
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  
民父子悉破械縱之其人號泣不肯去曰微使君之  
賜則某滅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賜也非我也其人趣

詣若水廳事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  
與焉其人不得入遠垣而哭傾家資以飯僧為若水  
祈福知州以若水雪冤死者數人欲為之奏論其功  
若水固辭曰若水治獄事止人不冤死耳論功非其  
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為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  
耶知州歎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錄事詣若水廳叩  
頭愧謝若水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於是遠  
近翕然稱之未幾太宗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半歲  
中為知制誥二年中為樞密副使公云  
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轉運  
司期八月出塞令辦芻粟轉運司調發方集繼隆復

為檄言陰陽人狀國家不利八月出師當更取十月  
轉運遂散芻粟既而復為檄云得保塞胡偵候狀言  
賊且入塞當以時進兵芻粟即日取辦是時民輸輓  
者遠散倉卒不可復集繼隆遂奏轉運司乏軍興太  
宗大怒立召中使一人付三函令乘驛騎取轉運使  
盧之翰寶玳及某人首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錫皆  
不敢言惟樞密副使錢若水爭之請先推驗有狀然  
後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獨留  
廷中不去上既食久之使人偵視廷中有何報云有  
細瘦而長者尚立焉上出詰之曰爾以同州推官再  
暮為樞密副使朕所以擢任爾者為賢爾乃不才如

是耶尚留此安候對曰陛下不知臣無能使待罪二  
府臣當竭其愚慮不避死亡補益陛下以報厚恩李  
繼隆外戚貴重莫比今陛下據其一幅奏書誅三轉  
運使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鞠驗事狀明白乃加誅  
亦何晚焉獻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  
故不敢退上意解乃召呂端等奏請如若水議先令  
責狀許之三人皆黜為行軍副使既而虜欲入塞事  
皆虛繼隆坐貶招討之秦州王居日云  
曹侍中將薨神宗親臨視之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  
可言固問之對曰燁不如煒已而果然煒知秦州嘗  
出巡城以城上遮箭板太高召主者令卑之主者對

曰舊如此者久矣煒怒曰舊固不可改也命牽出斬之僚佐以王者老將語兵事罪小宜可赦皆諫煒不聽卒誅之軍中懾伏西蕃犯塞候騎報虜將至煒方飲啗自若頃之報虜去城數里乃起貫戴以帛纏身令數人引之身停不動上馬出城望見虜陣有僧奔馬徑來於陣前檢校煒問左右曰彼布陣乃用僧耶對曰不然此虜之貴人也煒問軍中誰善射者衆言李超煒即呼超指示之曰汝能取彼否對曰憑太保威靈願得五十騎裹送至虜陣前可以取之煒以百騎與之勅曰不獲而返當死遂進至虜陣前騎左右開超射之一發而斃於是虜鳴笳肅而遁煒以

大軍征之虜衆大敗出塞窮追俘斬萬計改邊鑿濠西邊由是習服至今不敢犯塞每言及煒則加手於額呼之為父云

全昭云

煒在秦州有士卒十餘叛赴虜中軍吏來告煒方與客奕棋不應軍吏亟言之煒怒叱之曰吾固遣之矣汝再三顯言耶虜聞之亟歸告其將盡殺之伯康云曹侍中彬為人仁愛多恕平數國未嘗妄斬人嘗知徐州有吏犯罪既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其旨彬曰吾聞此人新取婦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婦為不利而惡之朝夕笞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其用意如此

張錫云

楊徽之建州浦城人少好學善屬文有志節是時福建屬江南亦置進士科以延士大夫徽之耻之乃間道詣中朝應舉夜浮江津周世宗時及第為拾遺是時太祖已為時望所歸徽之上書言之及太祖即位將殺徽之太宗時為晉王力救之曰此周室忠臣也不可殺其後左遷為峨眉令十餘年不得調太宗即位始召之用為太子諭德侍講官至兵部侍郎贈僕射徽之性介特人罕能入其意者雖親子弟不肯奏仕為官平生獨奏外孫宋綬族人自誠徽之疎族也徙居建昌自誠子偉仕至翰林學士從父弟儀今為秘閣校理黃希云

光祿寺卿王濟刑部詳復官屢上封事是時諸道置提舉茶鹽酒稅官朝廷因令訪察民間事吏之能否甚重其選會京西道缺太宗問左右刑部有好言者為誰左右以濟對上即以授之

魏廷式為益州路轉運使入奏事太宗令以事先議中書廷式曰臣乘傳來三千七百里之外所奏事固望陛下宸斷決之非為宰相來也柰何詣中書上悅即非時出見之賜錢五十萬遣還官

兗王宮翊善姚垣好直諫王嘗作假山所費甚廣既成召官屬置酒共觀之衆皆褒歎其美垣獨俛首不視王強使視之垣曰垣見血山耳安得假山王驚問

其故垣曰垣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驅峻急里胥臨門捕人父子兄弟送縣鞭笞血流滿身愁若不聊生此假山命毀之王每有過失垣未嘗不盡言規正宮中自王以下皆不喜左右乃教王詐稱疾不朝太宗日使醫視之逾月不瘳上甚憂之召王乳母入宮問王疾增損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翊善姚垣檢束王起居曾不得自便王不樂故成疾耳上怒曰吾選端士為王僚屬者固為輔佐王為善耳今王不能用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且王年少未知出此必爾輩為之謀耳因命梓至後園杖之數十召垣慰諭之曰卿居王宮為群

小所嫉大為不易卿但能如此毋患讒言朕必不聽田錫好直諫太祖或時不能堪錫從容奏曰陛下日往月來養成聖性上悅亦重之右出聖政錄

王禹偁字元之濟州人少善屬文舉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長洲縣太宗聞其名召為右正言直史館統周歲遂知制誥禹偁性剛狷數忤權貴宦官尤惡之上累命執政召至中書戒諭之禹偁終不能改禹偁為翰林學士上優待之同列莫與為比上嘗曰當今文章惟王禹偁獨步耳

于嘉言為館職平時若愚騃獨寇萊公知之喜與之語萊公知開封府一旦問嘉言曰外人謂劣丈云何

嘉言曰外人皆云丈人旦夕入相萊公曰於吾子意何如嘉言曰以愚觀之丈人不若未相為善相則譽望損矣萊公曰何故嘉言曰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皆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功名俱美今丈人負天下重望相則中外有太平之責焉而丈人之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此嘉言所以恐譽望之損也萊公喜起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於深識遠慮則不能勝吾子也始平公云

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太宗甚喜是時寇準為樞密院使呂端為宰相上獨召準與之謀退自宰相幕次

前過不入端使人邀之曰鄉者主上召君何為準曰議邊事耳端曰陛下戒君勿分言於端乎準曰不然端曰若邊鄙事樞密院之職端不敢與知若軍國大計端備位宰相不可以莫之知也準以獲繼遷母告端曰君何以處之準曰云云端曰陛下以為何如準曰陛下以為然今準之密院行文書耳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者也願君少緩其事文書勿亟下端將入發奏之即召閣門吏役奏宰相臣呂端請對上召入之端見具道準言且曰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漢高祖曰願遺我一杯羹夫舉大事者固不顧其親况繼遷胡夷悖逆之人哉且陛下今日殺繼遷之母繼遷



可擒乎若不然徒樹怨讎而堅其叛心也上曰然則奈何端曰以臣之愚請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徠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生死之命在我矣上撫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即用端策其母後病死於延州繼遷尋亦死其子張宗益云竟納請命

魏王德昭太祖之長子從太宗征幽州軍中夜驚不知上所在衆議有謀立王者會知上處乃止上微聞御之不言時上以北征不利久不行河東之賞議者皆以為不可王乘間入言之上大怒曰待汝自為之未晚也王惶恐還宮謂左右曰帶刀乎左右辭以禁中

不敢帶王因入茶果閣門推戶取割果刀自刎上聞之驚悔往抱其尸大哭曰癡兒何至此耶王宜父云

蘇元王偓太祖遺腹子太宗子養之楊樂道云

太宗時寇準為負外忤上旨拂衣起欲入禁中準手引上衣令復坐決其事然後退上由是嘉之

太宗器重準嘗曰朕得寇準猶唐文皇之得魏鄭公也準為虞部負外郎言事召對稱旨太宗謂宰相曰朕欲擢用寇準當授以何官宰相請用為開封推官上怒曰此官豈所以待準者宰相請用為樞密直學士上沉思良久曰且使為此官則可也陸子云

李穆字孟雍陽武人幼沉謹溫厚好學聞酸枣王昭

素先生善易往師之昭素喜其開敏謂人曰觀李生  
才能氣度他日必為卿相昭素先時著易論三十三  
篇秘不傳人至是盡以授穆，由是知名舉進士翰  
林學士徐台符知貢舉擢之上第除郢州軍事判官  
遷汝州防禦判官周世宗即位求文學之士或薦穆  
擢拜左拾遺太祖登極薦殿中侍御史屢奉使偽國  
平蜀之初通判洋州又通判陝州坐有罪復免一官  
久之召為中允尋以左拾遺知制誥太宗即位屢遷  
至中書舍人宰相盧多遜得罪穆坐與之同年登進  
士第降授司封員外郎上惜其材尋命之考校貢院  
及御試進士上見其顏色憔悴憐之復以為中書舍

人職任皆如故尋命知開封事有能名遂擢叅知政  
事穆性至孝母病累年惡暑而畏風穆身自扶持起  
居能適其志或通夕不寐未嘗有倦惰之色母卒哀  
毀過人朝命起復固辭不得已視事然終不飲酒食  
肉未終喪而卒年五十七上甚惜之謂宰相曰李穆  
國之良臣奄爾淪沒非穆之不幸乃國之不幸也穆  
贈工部尚書 出穆行狀

錢氏在兩浙置知機務如知樞密院通儒院學士如  
翰林學士 唐子方云

周仁真事錢俶首建歸朝之策吳越丞相沈虎子者  
錢氏骨鯁臣也俶為朝廷攻拔常州虎子諫曰江南

國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將何以衛社稷乎俶  
出虎子為刺史以仁異代為丞相異說俶曰主上英  
武所嚮無敵今天下事勢已可知保族全民策之上  
者也俶深然之太祖時自明州海入朝太祖禮而遣  
之開寶九年仁異復從俶入朝盧多遜說上留之勿  
遣俶朝禮畢數日欲去不獲命又不敢辭君臣恐懼  
莫知所為仁異曰今朝廷意可知大王不速納土禍  
將至矣俶左右固爭以為不可仁異厲聲曰今已在  
人掌握中去國千里雖有羽翼不能飛出耳遂定速  
納兩浙地畝請效土為內臣上一再辭讓遂受之改  
封俶淮海國王道節度以仁異為副俶辭又更除鄧

州以仁異為鴻臚卿卒之不遷官蓋太宗心亦薄之  
也子方云

孫何丁謂舉進士第未有名翰林學士王禹偁見其  
文大賞之贈詩云三百年來文不振直從韓柳到孫  
丁如今便好合脩史二子文章似六經二人由此詩  
名大振

盧多遜父有高識深惡多遜所為聞其與趙中令為  
仇曰彼元勳也而小子毀之禍必及我得早死不及  
見其敗幸也竟以憂卒未幾多遜敗富公云  
韓王將營西宅遣人於秦隴市良材以萬數盧多遜  
陰以白上曰普身為元宰乃與商賈競利及宅成韓

王時為西京留守已病矣詔詣闕將行乘小車一遊第中遂如京師指於館不復再來矣

張葺英燕人父為人所殺葺英尚幼稍長擒讐人生鬻割以祭其父然後食其心肝鄉人謂之報讐張孝子契丹用為蘆臺軍使逃歸中國從世宗征契丹葺英請不用兵先往說下瓦橋關乃單騎往城下呼曰汝識我乎我張蘆臺也因陳世宗威德曰非汝敵也不下且見屠葺英素為燕人所信重契丹遂自北門遁去城人開門請降

張文裕云

太祖時趙韓王普為宰相車駕因出忽幸其第時兩浙王俶方遣使致書及海物十瓶於韓王左廡下會

車駕至倉卒出迎不及屏也上顧見問何物韓王以實對上曰此海物必佳即命啟之皆滿貯瓜子金也韓王惶恐頓首謝曰未發書實不知上咲曰但取之無慮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因命韓王謝而受之韓王東京宅皆用此金所脩也

富公云

曹彬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惟須諸公共發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稱愈及克金陵城中皆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其久不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至今不絕翰卒未三十年子孫有乞身於海上者矣

程熙云

彬入金陵李煜來見彬給五百人使為之運宮中珍寶金帛惟意所取曰明日皆籍為官物不可復得矣時煜方以亡國憂憤無意於蓄財所取不多故比諸降王獨貧彬克江南入見詣閣門進膀子云勅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時人美其不伐

王禹偁濟州人生十餘歲能屬文太平興國八年進士及第補成武主簿改大理評事知長洲縣太宗方獎拔文士聞其名召拜右拾遺直史館賜緋故事賜緋者給銀帶上特命以文犀帶賜之禹偁獻端拱箴以為誠尋以左司諫知制誥上嘗稱之曰王禹偁文章當今天下獨步判大理寺散騎常侍徐鉉為奴巫

道安所誣謫官禹偁上疏訟之請反坐尼罪由是貶商州團練副使無祿種蔬自給徙解州團練副使上思其才復召為左正言仍命宰相以剛直不容物戒之加直昭文館以父老求外補出知州遭父喪起復至道初召為翰林學士知通進司多所封駁孝章皇后崩喪禮頗不備禹偁上書論之坐出知滁州徙知揚州出宋次道所為神道碑

王禹偁為諫官上禦戎十策大旨以為外任人內脩德則可以弭之外則合兵勢以重將罷小臣詞邏邊事行間謀以離其心遣保忠御卿率所部以張犄角下詔感厲邊人取燕薊舊疆蓋吊晉遺民非貪其土

地內則省官以寬經費抑文士以激武夫信用大臣以資其謀不貴虛名以戒其益禁游惰以厚民力端拱冬旱禹偁上疏請節用省役薄賦緩刑出神道碑真宗即位召王禹偁於揚州復知制誥脩太宗實錄執政疑禹偁輕重其間落職出知黃州境有二虎鬪食其一冬雷群雞夜鳴禹偁上疏引洪範傳陳戒且自劾上以問司天官對以守臣任其咎上乃命知蘄州尋詔還朝禹偁已卒卒於咸平四年五月戊子出宋次道所為神道碑

太宗末王禹偁上言請明數繼遷罪狀募故胡殺之真宗即位詔群臣論事禹偁上疏陳五事一曰謹邊

防通盟好因嗣統之慶赦繼遷罪復為夏臺彼必感恩內附且使天下知屈已而為人也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開寶前諸國未平而財賦足兵威強由所養之兵銳而不衆所用之兵專而不疑設官至簡而事皆舉興國後增損太冗宜皆經制之三曰難選舉使入官不濫先朝登第僅萬人之制以舊制選舉場於有司吏部銓擇官亦非帝王躬親之事宜依格勅注擬四曰澄汰僧尼疲民無耗罷度人脩寺一二十載容自鑠亦救弊之一端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蹇諤之士知進而無疑姦險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惧其後潘羅支射死繼遷西夏款

附率如禹偁策而歲限度僧尼之數及病囚繫輕得  
養治丁於家至今行之

太宗時禹偁為翰林學士嘗草繼遷制遺馬五十匹  
以備濡潤禹偁以狀不如式却之及出守滁州聞人  
鄭褒徒步來謁禹偁愛其儒雅及別去為買一馬或  
言買馬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却繼遷五十馬願肯虧  
此價哉禹偁之卒諫議大夫戚綸誅曰事上不回邪  
居下不諂佞見善若己有疾惡過讐仇世以為知言  
祥符中

真宗觀書龍圖閣得禹偁章奏歎美切直因訪其後  
宰相稱其子嘉言以進士第為江都尉即召對擢大

理評事皇祐中其曾孫汾第進士甲科以免解例當  
降仁宗閱其世次曰此王禹偁孫也令無降等面問  
其子孫仕者幾人汾具以對及汾改京官又命優進  
其秩 出次道所撰碑

張洎為舉人時張必在江南已通貴洎每奉謁求見  
稱從表姪孫既及第稱弟及秉政不復論中表矣以  
庶僚遇之必怨洎入骨髓國亡俱仕中國洎作錢俶  
謚議云元而無悔必奏駁之洎廣引經傳自辯乃得  
解事見國史

張洎與陳喬皆為江南相金陵破二人約歿死於李  
煜之前喬既死洎白煜曰若俱死中國責陛下久不

歸命之罪誰為陛下辨之臣請從陛下入朝遂不死  
太宗時洎為負外郎判考功寇萊公判流內銓年少  
倨貴每入省洎常立於省門磬折候之萊公悅引與  
語愛其辨博遂薦於太宗欲用之而聞潘佑因洎而  
死薄其為人太宗好琴棋待詔多江南人洎皆厚  
撫之太宗嘗從容問佑之死於待詔曰人言皆張洎  
譖之何如待詔對曰李煜自忿佑言切直而殺之非  
執政之罪也萊公又數為上言洎學術該富智識宏  
敏上亦自愛其才久之遂與萊公皆叅知政事洎女  
嫁楊文僑公倨不事姑或數其姑女以為笑後終出  
之由是兩家不相能故文僑公修國史為洎傳極言其

短

王嗣宗汾州人太祖時舉進士與趙昌言爭狀元於  
殿前太祖乃命二人手博約勝者與之昌言髮禿嗣  
宗毆其幞頭墜地趣前謝曰臣勝之上大笑即以嗣  
宗為狀元昌言次之初為秦州司理叅軍路冲知州  
事常以公事忤冲意怒械繫之會有獻新果一盒者  
冲召嗣宗謂曰汝為我對一句詩當脫汝械嗣宗請  
詩冲曰佳果更將新合嗣宗應聲曰惡人須用大  
枷冲悅即捨之太宗時嗣宗以秘書丞知橫州上  
遣武德辛之嶺南調察民間事嗣宗執而杖之械送  
闕下因奏曰陛下不委任天下賢俊而猥以此輩為



耳目切為陛下不取上大怒命械送嗣宗詣京師既至上怒解嘉嗣宗直節遷太常博士通判澶州後知汾州事州有王廟巫祝假之以惑百姓歷年甚久舉州信重前後長吏皆先謁奠乃敢視事嗣宗毀其廟熏其穴得狐數十頭盡殺之韓欽聖云張開封云梅侍讀詢晚年尤躁於祿位嘗朝退過閣門見箱中有錦軸云胡則侍郎致仕告身同列取視之詢遠避之而過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何以視時人多笑之孫器之云詢年七十餘又病足常撫其足而嘗之曰是中有鬼令我不至兩府者汝也所有愛馬每夜令五人相代牽之將馬不繫於柱恐其縈絆

或傷之也又夜中數自出視之嘗牽馬將乘撫其鞍曰賤畜吾已薄命矣汝豈無分被繡韉耶龔伯建云詢與孫何盛度丁謂真宗時俱在清貴詢好潔衣潔服衰以龍麝其香教步襲人何性落拓衣服垢汙度體充壯居馬上前如仰後如俯謂吳人面如刻削時人為之語曰梅香孫臭盛肥丁瘦渝州曰何性落拓而酷好古文為轉運使頗尚苛峻州縣吏患之乃求古碑字磨滅者紙本數聯釘於館中何至則讀其碑辨識文字以爪搔髮垢而嗅之遂往、至暮不復省錄文案云器之曰何為轉運使令人負礮礫自隨所至散之地吏應對小失誤則於地倒曳之故從者憑

依其威妄為寒暑所至騷擾人不稱賢度雖肥拜起  
輕捷為翰林學士時嘗自前殿出宰相在後度初不  
知忽見趨而避之行百餘步乃得直舍隱於其中翰  
林學士石中立見其喘甚問之度告其故中立曰相  
公問否度曰不問別去十餘步乃悟罵曰奴乃以我  
為牛也謂貌睚眦若常寒餓者而貴震天下相者以  
為真猴形云中立性滑稽嘗與同列觀南御園所蓄  
獅子主者云縣官日破肉五斤以飼之同列戲曰吾  
儕反不及此獅子邪中立曰然吾輩官皆負外郎敢  
望園中獅子乎眾大笑借聲為園外狼也朝士上官  
闢嘗諫之曰公名位非輕奈何談笑如此中立曰君

自為上官闢

借聲為鼻

何能知下官口及為叅知政

事日或謂曰公為兩府談諧度可止矣中書取除書  
示曰勅命我可本官叅知政事餘如故奈何止也嘗  
墜馬左右驚扶之中立起曰賴爾石叅政也嚮若瓦  
叅政壅粉久矣中立為叅知政事無他材能時人或  
以鄭縈方之未幾罷為資政殿學士不復用老於家  
先朝時鏤廳舉進士者時有一人以為奇異試不中  
皆以責罰為私罪其後詔文官聽應兩舉武官一舉  
不中者不獲罰景祐四年鎖廳人最盛開封府投牒  
者至數百人國子監及諸州者不在焉是時陳堯佐  
為宰相韓億為樞密副使既而解榜出堯佐子博古

為解元億子孫四人皆無落者衆議喧然作河滿子以嘲之流聞達於禁中殿中侍御史蕭定基時掌謄錄因奏事上問河滿子之詞定基因誦之先是天章閣待制范仲淹坐言事左遷饒州王官待制王宗道因奏事自陳為王府官二十年不遷詔改服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博文言於上曰臣老且死不復得望兩府之門因涕下上憐之數日遂為樞密副使當時輕薄者取張祐詩益其文以嘲之曰天章故國三千里學士深宮二十年殿院一声河滿子龍圖雙淚落樽前於是詔今後鎖廳應舉人舉白衣別試各十人中解三人在外者衆試於轉運司恐其妨白衣解

額故也慶曆中又詔文武鎖廳試者不復限以舉數故事鎖廳及第注官者皆升一甲今不復升之家靜曰景祐五年御進士上以時議之故密詔陳博古韓氏四子及兩家門下士范鎮家靜試卷皆不一考官奏鎮靜實有文久在場屋有名聲非附兩家之勢得之乃聽老而降其等級故事省元及第未有在第二甲雖近下猶升之省元及第二甲自鎮始鎮字景仁成都人與兄鎡皆以辭賦著名自吳育歐陽脩為省元殿前唱第三過三人則疾聲自言鎮獨默然時人以是賢之靜字子鎮眉州人廬州曾紹齊言其鄉里數十年之間吏治簡易民俗

富樂有女不肯以嫁官人云恐其往他州縣難相見也嫁娶者宗族競為飲宴以相賀四十日而止觴今不然

慶曆五年正月一日見任兩制以上官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 賈昌朝 陳執中 樞密使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王貽永 叅知政事 給事中 丁度 樞密副使 諫議大夫

節度使 中書門下平章事 軍知陳州 章得象 軍知澶

永見上 尚書 部晏殊 節度使 軍知永興 軍程琳 資政

殿大學士 知并州 鄭戩 端明殿大學士 翰林學士 承

王克臣 翰林學士 王克臣 見上 判官 院 孫抃 資政殿

李淑 翰林學士 同判 楊察 三司 使 張方 平 資政殿

學士 大夫 鄧州 范仲淹 知曹州 任師中 京留守 王舉

正知鄭翰林侍讀學士 判農寺 樞密直

州富弼 翰林侍讀學士 三班院 柳植 知青州 葉青臣 判

鄭州 王拱辰 提舉 龍圖閣學士 王克臣 宋 初 樞密直

京 帥 宋 初 樞密直

學士 州 知 鎮州 明 高 龍圖閣直學士

知蔡州 孫 祖 彥 博 知 許州 李 昭 直 龍圖閣直學士

封府 張 存 劉 沆 知 滑州 張 奎 給 事 中 知 開 御史中丞

高君 翻 尚書左丞 徐 知 杭州 給 事 中 高 觀 州 諫議大夫

慎南 魏 權 知 制 誥 判 楊 偉 彭 乘 趙 槩 判 流 內 銓

廣州 李 宥 知 制 誥 判 楊 偉 彭 乘 趙 槩 判 流 內 銓

明 逸 天 章 閣 待 制 州 知 程 戡 知 延 州 孫 奇 知 慶 州 沈 邈

知 河 中 府 王 子 融 知 蘇 州 滕 宗 諒 楊 安 國 陝 前 兩 府

致 仕 少 保 李 若 裕 李 迪 任 布 子 前 兩 制 致 仕 簡 侍 郎 郎

張 安 壽 曰 呂 申 公 夷 簡 平 生 朝 會 出 入 進 止 皆 有 常

處 不 差 尺 寸 慶 曆 中 為 上 相 首 冠 百 僚 起 居 誤 忘 一

拜而起外間讙言呂相失儀是天奪之魄殆將亡矣  
後十四日忽感風疾遂致仕以至不起又曰彭內翰  
乘往在三館時嘗與釣魚宴故事天子未得魚臣雖  
先得魚不敢舉竿是時上已得魚左右以紅絲網承  
之侍座者畢賀已而乘同列有得魚者欲舉之左右  
止之曰侍中未得魚學士未可舉也侍中者曾鄆公  
利用也乘固已恠之頃之宰輔有得魚者左右以白  
網承之及利用得魚復用紅網利用亦不止之乘出  
謂人曰曾公權位如此不以逼近自嫌而安於僭禮  
難以久矣無幾而敗

景休曰夏竦字子喬父故錢氏臣歸朝為侍禁竦幼

學於姚鉉使為水賦限以萬字竦作三千字以示鉉  
鉉怒不視曰汝何不於水之前後左右廣言之則多  
矣竦又益之凡得六千字以示鉉鉉喜曰可教矣年  
十七善屬文為時人所稱舉進士開封府解者以百  
數竦為第五貢院奏名第四會其父死於邊竦以死  
事者子補奏職貢院奏竦所試詩賦優於省元陳堯  
佐以其幼故抑之來舉請免省試詔許之竦以奉職  
行父喪服終換丹陽主簿舉賢良方正及第拜大理  
評事通判台州秩滿遷光祿寺丞直史館頃之奉詔  
脩史俄知制誥時年二十七又曰宋興以來御試制  
科人無登第三等者惟吳育第三等下自餘皆四等上

並為及第降此則落

魯平曰宋初以來至真宗方設制科陳越王曙為之首其後夏竦等數人皆以制科登第既而中廢今上即位天聖六年始復置其後每開科場則置之有官者舉賢良方正無官者舉茂材異等餘四科多不應皆自投牒獻所著文論差官考校中者召詣閣下試論六首又中選則於殿廷試策一道五千字以上其中選者不過一二人然數年之後即為美官慶曆六年賈昌朝為政議欲廢之吳育叅知政事與昌朝爭論於上前由是賈吳有隙乃詔自今後舉制科者不聽自投牒皆兩制舉乃得考校

原叔曰趙槩與歐陽修同在館及同脩起居注槩性重厚寡言脩意輕之及脩除知制誥是時韓范在中書以槩為不文乃除天章閣待制槩澹然不以屑意及韓范出乃復除知制誥會脩甥嫁為脩從子城妻與人淫亂事覺語連及時脩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疾韓范者皆欲文致修罪云與甥亂上怒獄急群臣無敢言者槩乃上書言修以文章為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輕加汙蟻臣與脩踪跡踈脩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書奏上不悅人皆為之惧槩亦澹然如平日久之及脩坐降為知制誥知滁州執政私曉譬令槩求去乃知蘓州遭喪去官

服闋除翰林學士槩復表讓以歐陽脩先進不可超  
越為學士奏雖不報時論美之

龐公曰先帝時龍圖閣待制皆更直秘閣下夜召入  
禁中訪以外事近歲直者惟申牒託疾而已

李受曰淳化中趙韓王出鎮太宗患中書權太重且  
事衆宰相不能悉領綜理向敏中時為諫官上言請  
分中書吏房置官院刑房置審刑院初皆以兩制重  
領之其審刑詳議官皆自臺諫館閣為之近歲用人  
頗輕清流皆耻為之凡天下獄事有涉命官者皆以  
具獄上請先下審刑院令詳議官投均分之略觀大  
情即日下大理寺詳斷官復投均分之抄其節目以

法處之皆手自書槩定覆上審刑院詳議官再觀之  
重抄節目貼黃六人通觀署定乃奏其有不當則駁  
下更正之故大理寺常畏事審刑院小屬吏凡有事  
審刑院用頭子下大理寺大理寺申狀

原叔不疑曰陸叅少好學淳謹獨與母居鄰家失火  
母急呼叅不應蹴之墮床下良久束帶火將至曰大  
人嚮者呼叅未束帶故不敢應及長舉進士及第嘗  
為縣令有劫盜繫甚急叅愍之呼謂曰汝迫於饑寒  
為是耳非性不善也命緩其縛一夕逸之吏急以白  
叅命捕之歎曰我仁惻緩汝乃忍負叅如此脫  
復捕得胡顏見叅又有訟田者判其狀尾而授之曰

汝不見虞芮之事乎訟者賈以示所司皆不能解復以見叅、又判其後曰嗟乎一縣之人曾無深於詩者人皆傳以為笑蔡文忠公以為有淳古之風薦之朝廷官負外郎遷史館檢討著蒙書十卷

師道曰張昇自知雜左遷知潤州司諫陳旭教言其梗直宜在朝廷上曰吾非不知昇賢然言詞不撻輕重旭請其事上曰頃論張堯佐事云陛下勤身克己欲致太平奈何以一婦人壞之手旭曰此乃直言人臣所難也上曰又論楊懷敏苟得志所為不減劉季述何至於此旭曰昇志在去惡言之不激則聖聽不回亦不可深罪也皇祐二年昇以天章閣待制代杜

### 杞知慶州

又曰杜杞字偉長為湖南轉運副使五溪蠻反杞以金帛官爵誘出之因為設宴飲以漫陀羅酒昏醉盡殺之凡數千人因立大宋平蠻碑自擬馬伏波上疏論功朝廷勅其棄信專殺之狀既而舍之官至天章閣待制

皇城使宋安道故名國昌始以醫進景祐初累遷藥局奉御職上藥是時向陽二美人方有寵每夕並侍上寢上體為之敝或累日不進食中外憂懼皆歸罪二美人保慶楊太后亟以為言未能忝入內、寺省都知閻文應日夕侍上言之不已上不勝煩乃許文應即



召羶車載之出二美人涕泣辭說云云不肯行文應  
掩其頰罵曰宮婢尚復何云即載送別宮明日下午詔  
以尚氏為女冠楊氏為尼立曾后

道粹曰景祐初內寵頗盛上體多疾司諫滕宗諒上  
疏曰陛下日居深宮留連荒宴臨朝則多倦色決事  
如不挂聖懷坐是出知信州又曰呂申公見上體不  
安故擢允讓管勾宗室聽換西班官皆申公之策也  
故時自借職十遷至諸司副使及換西班官自率府  
率副使四遷為遙郡刺史俸祿十倍於舊國再益廣  
於今為遷

又曰范諷性惆悵好直節不拘細行自在場屋與翰

詠滕宗諒遊已有軒輊之名及為中丞力擠張士遜  
援呂夷簡意夷簡引已至二府夷簡忌其剛仇久之  
不敢薦引諷憤激求出知兗州將行謂上曰陛下朝  
中無臣一旦紀綱大壞然始召臣將無益夷簡愈惡  
之故尋被譴謫

呂相在中書奏令叅知政事宋綬編例又曰自吾有  
此例使一庸夫執之皆可為相矣

叔禮為余言昔通判定州佐王德用是時契丹主在  
燕京朝廷發兵屯定州者幾六萬居逆旅及民家闐  
塞城市未嘗有一人敢喧譁暴橫者將校相戒曰吾  
輩各當務歛士卒勿令擾我菩薩一旦倉中給軍糧

軍士以所給米黑喧譁紛擾監官惧逃匿有四卒以黑米見德用德用曰汝從我當自入倉視之乃徃召專副問曰昨日我不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然則汝何不先給白米此輩見所給米腐黑以為所給盡如是故喧譁耳專副對曰然某之罪也德用叱從者杖專副人二十又呼四卒謂之曰黑米亦公家物不給與汝曾當棄之乎汝何敢乃爾喧譁四卒相顧曰向者不知有八分白米故耳某等死罪德用又叱如此欲求決配乎指揮使百拜流汗乃舍之倉中肅然僚佐皆服其能處事

翰林學士曹公景祐末河東地震京師正月雷上憂

災異深自貶損秘書丞國子監直講林瑀上言災異有常數不足憂又依附周易推行五行陰陽之言上之上素好術數觀瑀書異之欲為遷官叅知政事程琳以為不可乃賜緋章服瑀時兼諸王宮教授琳因言瑀所挾多圖緯之言不宜與宗室遊乃罷官職上每讀書有不解者輒令御藥院批問瑀因是得由御藥院閑說於上大抵皆諂諛之辭緣飾以陰陽上大好之會天章閣待制闕講官李淑等薦史館檢討王洙事在中書未行一旦內以瑀充侍讀是時呂夷簡雖惡瑀欲探觀上意用瑀堅否乃曰瑀上所用洙臣下所薦耳不若並進二名更請上擇之衆以為然明

日以洙瑀名進上曰王洙何如夷簡對曰博學明於經術上曰吾以命瑀矣若何夷簡曰請並用二人乃俱拜天章閣侍講瑀侍上數年專以術數悅上意徐復善易召至闕下拜官不受瑀與撰天文會元圖上之言自古聖帝即位皆乾卦御年若漢高祖太祖皇帝亦然上以其書問御史中丞賈昌朝對曰臣所不習瑀與昌朝辨於上前由是與昌朝不協上問瑀太祖即位之年直何卦瑀對非乾卦又問真宗亦然上由是不樂益厭瑀之迂談昌朝因劾奏瑀為儒士不師聖人之言專挾邪說罔惑上聽不可在近侍有詔落侍講通判歙州後知成州坐失官遂廢於世傳

求曰皇祐二年詔陝西揀閱諸軍及新保捷年五十以上若短小不及格四指者皆免為民議者紛然以為邊事未可知不宜減兵又云停卒一旦失衣糧歸鄉閭間必相聚為盜賊緣邊諸將爭之尤甚是時文公執政龐公為樞密使固執行之不宜時歲陝西所免新保捷凡三萬五千人餘皆歡呼返其家其免者尚五萬餘人皆悲涕恨已不得去求曰陝西緣邊計一歲費七十貫錢養一保捷是歲邊費凡減二百四十五萬貫陝西之民由是稍蘓又奏曰慶曆初永叔安道王素俱除諫官君謨以詩賀曰御筆新除三諫官喧然朝野競相歡當年流落

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難必有謨猷禪帝力直須風  
采動朝端世間萬事俱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三人  
以其詩薦於上尋亦除諫官

張侍郎曰陳執中以前兩府知青州兼青齊一路安  
撫使轉運使沈邈陳述古之徒輕之數以事侵執中  
率數萬餘修青州城民間苦之集賢校理李昭遘上  
言執中之短詔以昭遘疏示之執中慚恚上疏求江  
淮小郡詔不許會賊王倫起沂州入青州境執中謂  
青齊捉賊傅永吉曰沂州君所部也今賊發部中又  
不能獲君罪大矣永吉惧請以所部兵追之自謂必  
得賊自青徐歷楚泗真揚入蘄黃永吉自後緩兵驅

之賊聞後有兵不敢頓舍比至蘄黃疲敝不能進黨  
與稍散永吉追擊盡殺之上聞之嘉永吉以為能起  
遷閣門通事舍人又遷閣門使入見許升殿上稱美  
永吉獲倫之功永吉對曰臣非能有所成也皆陳執  
中授臣節度臣奉行之幸有成耳因極言陳執中之  
美上益多永吉之讓而賢執中因問永吉曰執中在  
青州凡幾時對曰數歲矣未幾上謂宰相曰陳執中  
為叅知政事於是諫官蔡襄孫甫等爭上言執中剛  
愎不才若任以政天下不幸上不聽諫官爭不止上  
乃命中使賈勅誥即青州授之且諭意曰朕欲用卿  
舉朝皆以為為不可朕不惑人言力用卿耳明日諫官

復上殿上作色逆謂之曰豈非論陳執中耶朕已召  
久矣諫官乃不敢復言中使至青州諭上旨執中涕  
泣謝恩既至中書是時杜衍章得象為相賈昌朝與  
執中叅知政事凡議論執中多與之立異蔡襄孫甫  
所言既不用因求出事下中書甫本衍所舉用於是  
中書共為奏云今諫院闕人乞且留二人供職既奏  
上頷之退歸即詔吏出劄子令襄甫且如舊供職衍  
及得象既署吏執劄子詣執中執中不肯署曰鄉者  
上無明旨當復奏何得遽令如此吏還白衍、取劄  
子壞焚之執中遂上奏云衍黨顧二人苟欲令其在  
諫署欺罔擅權及臣覺其情遂取劄子焚之以滅迹

懷姦不忠明日衍左遷尚書左丞出知兗州仍即日  
發遣賈昌朝為相蔡襄知福州孫甫知州頃之得  
象出知陳州執中遂為相

又曰執中之相也葉清臣為翰林學士草其制誥少  
所褒美慶曆六年夏清臣以翰林侍讀學士自揚州  
移知汾州過京師袖麻詞草於上前自陳曰臣代王  
言不敢虛美當執中為相才德實無可言執中以此  
怨臣故盛夏自揚州移臣汾州水陸數千里臣誠無  
罪惟陛下哀之改知澶州至官未逾月改知青州明  
年夏資政殿學士程琳自知永興州府移青州執中  
復奏移清臣自青州移永興軍清臣官時為戶部郎

中上命遷諫議大夫執中曰故事兩制自中書郎中  
遷左右郎今遷諫議大夫太優乞且令兼龍圖閣學  
士上許之故事新除知永興軍府者當有錫賚執中  
復曰清臣近已得賜遂不與清臣愈恨過京師復於  
上前力言執中之短上疏及口陳者不可勝數辭龍  
圖閣學士不受上命與之錫賚亦不受既而給赴長  
安上遇執中亦如故或曰往者執中自諫官左遷乘  
舟東下清臣自兩浙罷官歸道中相遇而爭泊舟之  
地遂相忿詈由是有隙所從來遠矣  
又曰天章閣待制張昱之為河北都轉運使保州界  
河巡檢兵士常以中貴人領之與州抗衡多齟齬不

相平州常下之其士卒驕悍糧賜優厚雖不出巡檄  
常廩口食通判石待學以為虛費由轉運使罷之士  
卒怨怒遂作亂殺知州通判等梟待舉首於木上每  
旦射之箭不能容則拔去更射推都監為主不從即  
以鎗刺之洞心刃出於背又推監押韋貴曰必若此  
能用吾言乃可衆許之遂立貴為主貴以言論之令  
勿動倉庫及妄殺人且說之以歸順朝廷衆頗聽之  
會朝廷遣知制誥田况賈諭之况遣人於城下遙與  
賊語出詔示之賊終狐疑不聽稍近城則射之不能  
得其要領有殿直者徑踰壕詣城下謂賊曰我班行  
也汝下索我欲登城就汝語賊乃下索即援之登城

謂賊曰我班行也豈不自愛苟非誠信肯至此乎朝廷知汝非樂為亂由官吏遇汝不理使汝至此今赦汝罪又以祿秩賞汝使兩制大臣奉詔書來喻汝尚疑之豈可詔書而不信耶兩制大臣而為誕妄耶辭氣雄辯賊皆相顧動色曰果如此更使一二人登城即復下索召其所知數人登城賊於是信之爭投兵下城降即日開門大軍入收後服者一指揮而坑之餘皆勿問加閣門祇候

保州城未下之時有中貴人楊懷敏與張昱之不協在軍中密奏云賊於城上呼云斬張昱之首我當降願賜昱之首以示賊宜可得上從之遣中使奉劍往

即軍中斬昱之首以示賊是時叅知政事富弼宣撫河北遇之即遣中使復還且奏賊初無此言是必怨讐者為之藉令有之若以一卒之故斷都轉運使頭此後政令何由得行上乃解昱之落職知虢州王達者屯田郎中李曇僕夫也事曇久親信之既而去曇應募兵以選入捧暈凡十餘年會曇以子學妖術妄言事父子械繫御史臺獄上怒甚治獄方急曇平生親友無人敢餉問之者達日夕守臺門不離給飲食候信問者四十餘日曇坐貶南恩州別駕仍即時監防出城諸子皆流嶺外達追哭送之防者遏之達曰我主人也豈不得送之手曇河朔人不習嶺南

水土其從者皆辭去曰某不能從君之死鄉也數日  
曇感恚自死旁無家人達使毋守其尸出為之治喪  
事朝夕哭如親父子見者皆為流涕殯於城南佛舍  
然後去嗚呼達誠隸也非知有古忠臣烈士之行又  
非矯迹求令名以取祿仕也獨能出於天性至誠不  
顧罪戾以救其故主之急始終無倦如此豈不賢哉  
嗟乎彼所得於曇不過一飯一衣而已今世之士大  
夫因人之力或致位公卿已而故人臨不測之患屏  
手側足戾目窺之猶惧其禍之將及已也若畏猛火  
遠避去之或從而擠之以自脫敢望其優恤振救邪  
彼雖巍然衣冠類君子哉稽其行事則此僕夫必羞

之

王景曰晉鹽之利唐氏以來可以半天下之賦神功  
以此法令嚴峻民不敢亂煮煉官鹽大售真廟以降  
益緩刑罰寬聚歛私鹽多官利日耗章獻時景為選  
人始達通商之策大臣陳堯咨等多謂不便章獻力  
欲行之廷謂大臣曰聞外多苦惡鹽信否對曰惟御  
膳及宮中鹽善耳外間皆是土鹽章獻曰不然御膳  
亦多土鹽不可食欲為通商則何如大臣皆以為必  
如是縣所耗失利甚多章獻曰雖棄數千萬耗之何  
害大臣乃不敢復言於是命盛度與三司詳定率行  
其法詔下各郡之民皆作感聖恩齋慶曆初范傑復



建議官自運鹽於諸州賣之八年范祥又請令民入  
錢於邊給鈔請鹽朝廷從之擢祥為陝西提刑  
又曰太宗初歷塘泊非以限幽薊之民蓋欲斷虜入  
寇之路使出一塗見易制耳及楊懷敏為之則乃言  
可以限絕北湖隄塞其北而稍注水益之漫衍而南  
侵溺民田無有限極其間合處又三十四里而圖畫  
密相比以 朝廷有澶淵之役胡自梁門遂城之間  
積薪上為甬道而來曾不留行又况冰凍及自西山  
或不合處過足以明其無益矣去歲河決商湖河朔  
水災所以甚於往前者以河流入塘泊堰有缺處敏  
補之水不能北流則愈南侵也

梁寔曰杜杞在廣南誘宜州蠻數千人飲以漫陀羅  
酒醉而殺之以書說於寔父自比馬援曰此不足以  
為吾功力能辦西北顧未得施耳時言事者爭言杞  
為國家行不信於蠻夷獲小志大朝廷詰杞上所殺  
蠻數為即洞中殺之耶以金帛召致耶杞不能對亦  
有陰為之助者故不得坐然杞自虞部負外郎數年  
位至兩制

孫奭字宗古博平人幼好學博通書傳善講說太宗  
端拱中九經及第再調大理評事充國子監直講太  
宗幸國子監詔奭說尚書說命三篇奭年少位下然  
音讀詳潤帝稱善因歎曰天以良弼資高朕獨不耶

因以切勵輔臣賜與緋章服累遷都官員外郎侍諸  
王講賜紫章服

真宗即位令中書門下諭與欲任以他官與對不敢  
辭乃能諸侍講頃之自職方員外郎除工部郎中充  
龍圖待制會真宗幸亳州謁太清宮與上言切諫真  
宗不納遂為解疑論以示群臣俄知密州轉左諫議  
大夫知河陽還為給事中與以父年九十乞解官侍  
養詔知兗州上即位召還以工部侍郎為翰林侍講  
學士預脩先朝實錄丁父憂起復舊官久之改兵部  
侍郎兼龍圖閣學士與每上前說經及亂君亡國之  
事反覆申譯未嘗避諱因以規諷又掇五經切治道

者為五十篇號經典微言上盡無逸為圖乞施便坐  
為觀鑒之助時莊獻明肅皇太后每五日一御殿與  
上同聽政與因言古帝王朝暮夕未有曠日不朝  
陛下宜每日御殿以覽萬機奏留中不報上與太后  
雅愛重之每進見常加禮久之上表致仕上與太后  
御承明殿委曲致諭不聽所請因詔與龍圖閣學士  
馮元講老子三章禮部尚書晏殊進讀唐史各賜帛  
二百疋改工部尚書知兗州特晏太清樓近臣皆預  
俄出御飛白書賜群臣中書門下樞密院大字一軸  
諸學士以下小字各二軸惟與與太子少傅致仕晁  
迥大小兼賜焉並詔群臣賦詩翌日與入謝承明殿

上令講老子三章賜襲衣金帶銀鞍勒馬及行賜宴  
於瑞聖園上賦詩餞行並召近臣賦詩士大夫以為  
榮耕藉恩改禮部侍郎是歲累表致仕病甚戒其  
子不納婢妾曰無令我死婦人之手年七十有四謚  
曰宣奭舉動方重議論有根抵不肯詭隨雷同真宗  
已封禪符瑞屢降群臣皆歌誦盛德獨奭正言諫爭  
毅然有古風采精力固定論語爾雅孝經正議請以  
孟軻書鏤板復鄭氏所注月令初五日郊從祀神不  
設席尊不施幕七祠時享獻神齋福止用一尊不設  
三登、歌不雍徹冬至設祀昊天上帝外級止七十  
位享先農在祈穀之前上  
下釋奠無三獻宗廟

下備式舞奭皆言其謬闕並從增改云又建言禮家  
六天帝止是天之六名實則一帝今位號重複不合  
典禮冬至宜罷五帝雩祀設五帝不設昊天上帝位乞  
與群臣議不行撰崇祀錄樂記圖五經節解五服年  
月傳於時三子瑤虞部負外郎琪衛尉寺丞早卒瑜  
殿中丞

伯京曰馮元孫奭俱以儒素稱馮進士奭諸科及第  
奭數上疏直諫真宗末侍東宮天聖初皆為侍讀學  
士十年奭因請老詔不許奭請不已乃遷禮部尚書  
知兗州上宴太清樓下以餞之又詔兩制三館餞於  
秘閣奭已辭亟行詔追餞席於瑞聖園先是言兩制

者中丞不預王時為中丞耻之曰朝廷盛事也吾不  
可以不預上疏請行詔許之上又賜御書以寵之率  
於兗州元性微若判國子監公譙自以其家所賜酒  
充事而取直以歸以此少之無子死之日家資鉅萬  
子高曰故事直學士以上皆服金帶孫奭羸老不勝  
其重詔特聽服犀帶而賜金帶

張述晦之曰十一月夏虜寇承平都轄懷德却之寇  
日來月見延城下雍洵惧請濟師俾俠士三百平以  
環慶署兼廊延雍領之十二月以甲五千來留半月  
所寇無聞正月初還屯華沼寇又聲由保安來俾懷  
德辟承平部署元孫鈐轄德和屯保安以禦之李奠

驕貪士憤之十七日寇聲取金明奠介以俟逮亥不  
至釋而寢十八日四顧寇奄至士叛俘奠、孥騁入  
延、兵合三千雍 夫據表交臣名乎若遂堙閣介  
婦執陴十九日寇及城下前是雍聞寇且至亟呼至  
至自華沼赴難會大雪平兼行過保安元孫德和以  
其甲巡夕宿白巾未知寇及郭二十日五鼓平合吏  
議進師裨導曰吾未識寇深淺而瞽進必敗請止先  
此偵而進平叱曰吾豎子驍決乃爾怯沮吾軍遂呼  
馬乘去士未徧食踐雪行數十里寇偽為雍使督進  
平旦曰寇已至道隘宜單引衆信平之寇稍翦取亡  
數指揮乃悟遂屯五龍川據高自守二十一日寇以

羸兵先犯之遵陷陣確戰俘馘而返已而再至平軍少利比晚復至為兩翼以揜之德和乃以數千人南遁平軍遂敗寇圍而難之遵等死二十二日旦呼元孫以殘甲數千自固寇以渠令召之皆乘馬而往虜騎及榆林民逃者過河中二十二日寇撤城下兵去德和至廊州奏平率衆降賊已完數千兵僅免雍以實狀聞乃斫德和腰賞元孫家初雍辟用章自副李康伯監安撫兵鈐轄守勤疾之城之圍也用章欲棄延保廊康伯垂涕守勤皆叱之解守勤欲白二人雍使先之遂大詔用章杖流康伯竄雍以太常卿守安

又曰九月寇屯寺聲入寇十一日沿邊部署懷敏鈐轄德和以甲七萬出屯瓦亭裨劉賀以胡三萬從行留且半月寇攻平定平定守郭固鎮戎守曹瑛皆來請援十日進屯鎮戎知和善郭固請救之懷敏未應知和請暨瑛進先曰君祿盈庫人今能偷安我不能也十日遂以甲進寇以羸皆餌知和告勝相繼軍中心躍十日知和過平定十里為寇所窘東告懷敏遂以大軍赴之適至平定知和已敗還軍中憂寇繼至珣以數千騎旁出欲邀之寇乃退自是寇每夕出軍後呼噪軍中閉聲滅火旦輒斂去糧道餒十日懷敏諸將皆欲還走珣曰來塗寇必有伏若有籠竿往彼

無險且非所意自昏議至四鼓不決珣憤欲斫指衆  
解之因罷比明中軍已行衆從之寇躡其後為方陣  
而行及崑上寇分為二道自兩旁截之軍絕為三中  
殲前軍脫者十二三後軍自籠竿盡免懷德知和殪  
殉虜以閉城自固游騎及潘原大掠而去沿左遷待  
制知魏州  
西鄙用兵許公當國增兵四十萬及文公為相龐公  
為樞密使減陝西保捷八萬  
儂智高破嶺南十四州  
文公罷三蕃按伴不使侵擾河北虜使大悅  
趙抃上言陳相不學亡術温成葬多過制度翰林學

措置顛倒劉京移江南遷龍直吳充翰真卿按舉禮  
生代置事禮生贖用邪任執中獄依違以酬私恩寄  
銅充真卿出知軍用邪任執中獄依違以酬私恩寄  
舉豫為館職之家酬私隙邵必知常州設決徒刑既  
官執中宿嫌自開封府推官降充更赦宥遷官去  
州石民英以宿嫌自開封府推官降充更赦宥遷官去  
南牢城本家訴雪悉是排斥善良呂景初為導吳中  
虛枉只降民璞差遣是排斥善良呂景初為導吳中  
得無罪景初亦有將及我之言馮京言刁約吳充鞠真  
狠悞任情迎兒方年十絕其飯食一女僕斃髮自縊  
張氏所搖遍身瘡痕自縊而後死所殺亦聞不少既已  
而獄尋家聲狼籍惟蒲渾清信任胥吏招延十祝中執  
白罪之尋家聲狼籍惟蒲渾清信任胥吏招延十祝中執  
之門未嘗禮一賢才所與語者苗達劉抃義叟之徒  
所預坐者普元李賢寧程惟象之輩處台鼎之重測  
候災變意第八事

明道二年四月己未呂夷簡罷為武勝軍節度使同  
平章事判陳州上與呂夷簡謀以夏竦等皆莊獻太  
后之黨悉罷之退告郭后郭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  
耶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并夷簡罷之是日夷簡  
押班聞唱其名大駭不知其故夷簡素與內侍副都  
知閤文應相結使為中調久之乃知事由郭后由是  
夷簡惡郭后

十月戊午張士遜罷呂夷簡復入相上以張士遜等  
在相位多不稱職復思呂夷簡會上莊獻太后謚逮  
過樞密使楊崇勳飲酒致班慰失時十月戊午罷士  
遜為左僕射崇勳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復以夷簡

為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

初莊獻太后稱制郭后恃太后勢頗驕橫後宮多為  
太后所禁遏不得進太后崩上始得自縱適美人尚  
氏楊氏尤得幸尚氏父自所由除直殿賞賜無算恩  
寵傾京師郭后如屢與之忿爭尚氏嘗于上前有侵  
后不遜語后不勝忿起批其頰上自起救之后誤查  
上頰上大怒閤文應勸上以爪痕示執政大臣而謀之  
上以示呂夷簡且告之故夷簡因密勸上廢后上疑  
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况  
傷乘輿乎廢之未損聖德上未許外人藉、頗有聞  
之者左司諫秘閣校理范仲淹因登對極陳其不可

且曰宜早息此議不可使有聞於外也夷簡將廢后  
奏請勅有司無得受臺諫章奏十二月乙卯稱皇后  
請入道賜號淨妃居別宮有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  
孔道輔恠閣門不受章奏遣吏調之始知其事奏未  
降詔書丙辰與范仲淹帥諸臺諫詣閣門請對閣門  
不為奏道輔欲自宣祐門入趣內東門宣祐監宦者  
闔扉拒之道輔拊門銅環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  
聽我曾入諫宦者奏之須臾有旨令臺諫欲有所言  
宣詣中書附奏道輔等悉詣中書論辨喧譁夷簡曰  
廢后自有典故仲淹曰相公不過引漢光武勸上耳  
此漢光武失德又何足法耶其餘廢后皆昏君所為

主上躬堯舜之資而相公更勸之效昏君所為乎夷  
簡拱立曰茲事明日請君更自登對力陳之道輔等  
退夷簡即為狀貶出道輔等故事中丞罷須有告  
詞自是直以勅除之道輔等始還家勅尋至遣人押  
出門仍下詔曰十一月戊子故后郭氏薨后之獲罪  
也上直以一時之忿且為呂夷簡闢文應所譖之故  
廢之既而悔之后出居瑤華宮上作慶金枝詞遣小  
黃門賜之夷簡文應聞之大惧會后有小疾文應使  
醫官故以藥發其疾、甚未絕應以不救聞遽以棺  
斂之詔復以禮  
始平公自鄆徙并過京師謁上時上特用文富為相



自為得人謂公曰朕新用二相如何公曰二臣皆朝廷高選陛下拔而用之甚副天下之望上曰誠如卿言文彥博尤多私至於富弼萬口同詞皆曰賢相也始平公曰文彥博臣頃<sup>與</sup>之同在中書詳知所為實無所私但惡之者毀之耳况前被謗而出今當愈畏慎矣富弼頃為樞密副使未執大政朝士大夫有與之為怨者故交口譽之冀其進用而已有所利焉若富弼以陛下之爵祿樹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賢也若一以公議槩之則向之譽者將轉為謗矣此陛下既知二臣之賢而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責成功若以一人之言進之未幾又以一人言疑之臣

恐太平之功未易可致也上曰卿言是也

狄青平邕州還除州事在朔記

拽利剛浪陵其弟曰天都王者皆元昊妻之昆弟也與元昊族人嵬名等四人為謨寧令共掌軍國之政而剛浪陵勇健有智謀尤用事种世衡知清澗城白始平公遣土僧王嵩遺剛浪陵書及銀龜曰鄉者得書知有善意欲背僭偽歸欵朝廷甚善事宜早發狐疑變生欲以聞知於元昊囚嵩而使剛浪陵麾下校練使李文貴詣世衡所陽為不喻曰前者使人以書來何意也豈欲和親耶公以其言妄止文貴於青澗城後數月元昊寇涇源葛懷敏戰沒會梁適使契丹

契丹主謂適曰元昊欲歸款南朝而未敢若南朝以  
優禮懷來之彼必洗心自新矣於是密詔公招懷元  
昊元昊苟肯稱臣雖仍其僭稱亦不害若改稱單于  
可汗則固大善公以為若此間使人往說之則元昊  
益驕不可與言乃自青澗城召李文貴謂之曰汝之  
先王及今王之初奉事朝廷皆不失臣節汝曾忽無  
故妄加之名使汝王不得為朝廷臣紛々至今使彼  
此之民肝腦塗地皆汝群下之過也汝犯邊之初以  
國家承平日久民不習戰故屢以汝勝今邊民亦習  
戰汝之屢勝豈可常耶我國家富有天下雖偏師小  
衄未至大損汝兵一敗社稷可憂矣天之立天子者

將使溥愛四海之民而安定之非欲殘彼而取快也  
汝歸語汝主若誠能悔過從善降號稱臣歸款朝廷  
以息彼此之民朝廷所以待汝者禮數賞賜必優於  
前矣文貴頓首曰此固西人日夜之願也龍圖能為  
言之朝廷使彼此息兵其誰不受賜公乃厚待而遣  
之頃之文貴復以剛浪陵等遺公書來言和親之意  
用隣國抗敵之禮公上之朝廷為還書草稱剛浪陵  
等為太尉使公報之公曰方今抑其僭名而稱其臣  
已為三公則元昊可降屈邪不若稱其胡中官謨寧  
令非中國之所諭無傷也朝廷善而從之剛浪陵又  
以書來欲仍其僭稱而稱以款公不復奏即日答之

曰此非邊臣之所敢知也若名號稍正則議易合耳  
於是元昊使伊州刺史賀從最上書稱男邦泥定國  
兀率曩霄上書父大宋皇帝從最至京師朝廷復遣  
趙良佐張子奭等往復議定名號及每歲所賜之物  
及他盟約使稱臣誓表上之朝廷冊命為夏國王先  
是元昊嬖尼生子甚愛之剛浪陵恐其廢立會元昊  
妻拽利氏子寧令娶剛浪陵女為妻剛浪陵謀於成  
婚之夕邀元昊至其帳伏兵殺之未發其黨有告之  
者元昊圍拽利氏盡滅族

李戎訟世衡擅用官物奏劾公正其官奏世衡披荆  
棘謹守法庸吏耳移環州泣別子古上奏遠書除天

### 興尉

文公為相龐公為樞密使以國用不足同議省兵於  
是揀放為民者六萬餘人減其衣糧之半者二萬餘  
人衆議紛然以為不可施昌言李昭亮尤甚皆言衣  
食於官久不顧為農又皆習弓刀一旦散之間閭必  
皆為盜賊上亦疑之以問二公曰今公私困竭上  
下皇、其故非他正由蓄養冗兵太多故也今不省  
去無由蘇息萬一果有聚為盜賊者二臣請以死當  
之既而昭亮又奏兵人揀放所以是如多者大抵皆  
縮頸曲脰詐為短小以欺官司耳公乃言兵人苟不  
樂歸農何為詐欺如此上意乃決邊儲由是稍蘓後

數年王德用為樞密使計懷德為殿前都指揮使復  
奏選廂軍以補禁軍增數萬人

狄青既破儂智高平邕州上甚喜欲以為樞密使同  
平章事宰相龐籍曰昔太祖時慕容延釗將兵一舉  
得荆南湖南之地方數千里兵不血刃不過遷官加  
爵邑賜金帛不用為樞密使也曹彬平江南李煜欲  
求使相太祖不與曰今西有河東北有幽州汝為使  
相那肯復為朕死戰耶賜錢二十萬貫而已祖宗重  
名器如山嶽輕金帛如糞壤此陛下所當法今青奉  
陛下威靈殄戮亮醜克稱聖心誠可褒賞然方於延  
釗與彬之功則不逮遠矣遂用為樞密使同平章事

則青名位極矣寇盜之警不可前知萬一他日青更  
立大功欲以何官賞之哉且樞密使高若訥無過若  
之何罷之不若且為之移鎮加檢校官賜之金帛亦  
足以酬青之功矣上曰卿諫官御史言若訥舉胡恢  
書石經恢狂險無行又若訥前導者毆人致死可謂  
無過乎龐公曰今之庶僚舉選人充官未遷官者猶  
不坐况若訥大臣舉恢以本官書石經未嘗有所遷  
也奈何以此解其樞務哉若訥居馬上前導去之里  
餘不幸毆人至死若訥尋執之以付開封正其法若  
訥何罪哉且諫官御史上言之時陛下既以赦若訥  
不問矣今乃追舉以為罪無乃不可乎叅知政事梁

通曰王則止據貝州一城文彥博攻而拔之還為宰相儂智高擾亂廣南兩路青討平之為樞密使何足為過哉籍曰貝州之賞當時論者已嫌其太重然博為叅知政事若宰相有缺次補亦當為之况有功乎又國朝文臣為宰相出入無常武臣為樞密使非有大罪不可罷也且臣不欲使青為樞密使者非徒為國家惜名器亦欲保全青之功耳青起於行伍驟擢為樞密副使中外洵以為朝廷未有此比今青立大功言者方息若又賞之太過是復召衆言也爭之累日上乃從之曰然則更與其諸子官何如籍曰昔衛青有功四子皆封侯此固有前世之比無傷也於

是以青為護國軍節度使河中尹加檢校太傅諸子皆超遷數官賞賜金帛甚厚後數日兩府奏事上顧籍笑曰卿前日商量除狄青官深合事宜可謂深遠之慮矣是時適意以若訥為樞密使位在已上宰相有缺若訥當次補青武臣雖為樞密使不妨已塗轍故於上前爭之既不能得退甚不懌乃密為奏言狄青功大賞之太薄無以勸後又密令人以上前之語告青又使語內侍省押班石全斌使於禁中自訟其功及言與孫沔褒賞太薄詐為外助上既日聞之不能無信頃之上忽對兩府謂籍曰平南之功前日賞之太薄今以狄青為樞密使孫沔為樞密副使石

全斌先給觀察使俸更候一年除觀察使高若訥優  
遷一官加遷上學士置之經筵又言張堯佐亦除宣  
徽使聲色俱厲錯愕對曰容臣等退至中書商議明  
日再奏上曰勿往中書只於殿門閣內議之朕坐於  
此以候之也若訥時為戶部侍郎籍乃與同列議於  
閣內以若訥為尚書左丞加觀文殿學士兼侍讀其  
餘皆如聖旨入奏之上容色乃和遂下詔行之始平  
公定州歸朝既入見退議中書曰執政以求致仕執  
政曰康寧如是又主上意方原而求去如此之堅何  
也始平公曰若待筋力不支人主厭棄然後去乃不  
得已也豈得為止足哉因退歸私第堅臥不起自青

州至是三年凡七上表其劄子不勝數朝廷乃許之  
以太保致仕是時論者皆謂公精力克壯必未肯決  
去至是乃服

嘉祐遼豫

嘉祐元年正月甲寅朔上御大慶殿立仗朝會前夕  
大雪至壓宮架折上在禁庭跣禱於天及旦霽百  
官就列既捲簾上暴感風眩冠冕欹側左右復下簾  
或以指扶上口出涎乃小愈復捲簾趣行禮而罷戊  
午宴契丹使者于紫宸殿平章事文彥博奉觴詣御  
榻上壽上顧曰不樂邪彥博知上有疾猝愕無對然  
尚能終宴己未契丹使者入辭置酒紫宸殿使者入

至庭中上疾呼曰趣召使者升殿朕幾不相見語言  
無次左右知上疾作遽扶入禁中文彥博遣人以上  
旨諭契丹使者云昨日宮中飲酒過多今不能親臨  
宴遣大臣就驛賜宴仍授國書彥博與兩府俟於殿  
閣久之召內侍御知史志聰鄧保吉等問上至禁中  
起居狀聰對以禁中事嚴密不敢泄彥博怒叱之曰  
主上暴得疾係社稷之安危惟君得出入禁闥豈可  
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為耶自今疾勢稍有增  
損必一見白仍命直省官引至中書取軍令狀志  
聰等素謹愿及夕詣宮門白下鑠志聰曰汝曾自白  
宰相我不任受其軍令庚辰兩府詣東門小殿門起

居上自禁中大呼而出曰皇后與張茂則謀大逆語  
極紛錯宮人扶持者皆隨上而出謂宰相曰相公且  
為天子賜赦消災兩府退始議下赦茂則內侍也上  
素不喜聞上語即自縊左右救解得不死文彥博召  
茂則責之曰天子有疾謔言耳汝何遽如是汝若死  
使宮中何所自容即令常侍上左右毋得輒離曹后  
以是亦不敢輒近上左右諸宮主最長時已病心初  
不知上之有疾更無至親在上側者惟十閣宮人侍  
奉而已既不能省事兩府但相與議定稱詔行之兩  
府謀以上躬不寧欲留宿宮中而無名辛酉文彥博  
建議設醮祈福於大慶殿兩府晝夜焚香設幄於殿

之西廡史志聰等白故事兩府無留宿殿中者彥博  
曰今何論故事也壬戌上疾小間暫出御崇政殿以  
安衆心癸亥賜在京諸軍支錢兩府求請詣殿見  
上史志聰等難之平章事富弼責之志聰等不敢違  
是日兩府始入福寧殿卧内奏事兩制近臣日詣内  
東門起居百官五日一入甲子赦天下知開封府王  
素夜叩宮門求見執政白事文彥博曰此除宮門何  
可夜開詰早素入白有卒告都虞候欲為變者執政  
欲收捕搜治彥博曰如此則張皇驚衆乃召殿前都  
指揮使許懷德問之曰都虞候某甲者何如人懷德  
曰在軍職中最為謹良彥博曰可保曰可保彥博曰

然則此卒有怨於彼誣之耳當亟誅以靖衆、以為  
然彥博乃請平章事劉沆判狀尾斬於軍門及上疾  
愈沆譖彥博於上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  
彥博以沆判呈上、意乃解先是富弼用朝士李仲  
昌策自澶州商胡河川六漯渠入橫隴故道北京留  
守賈昌朝素惡弼陰結内侍右班副都知武繼隆令  
司天官二人候兩府聚處於大慶殿庭執狀抗言國  
家不當穿河於北方致上體不安文彥博知其意有  
所在未有以制也復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  
政亦繼隆所教也史志聰等以其狀白宰執彥博視  
而懷之不以示同列問不以告既而召二人詰而曰



汝今日有所言乎對曰然彥博曰天文變異汝職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惧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欲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爾二人退彥博乃以狀示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妄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中宮不安衆皆曰善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潔於京師方位彥博復遣二人武繼隆白請留之彥博曰彼不敢輒妄言有人教之耳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潔恐治前罪乃更言六潔在東北非正北無害也戊辰以後上神思浸清寧然終不語群臣奏事大抵首肯而已壬申罷醮兩府始分番歸第者各宿其二府二月癸未朔甲申詔

惟兩府近臣候問於內東門餘悉罷之甲辰上始御延和殿自省府官以上及宗室皆入叅丙午百官奏賀康復

貢父曰章獻劉后本蜀人善播鼗蜀人宮美携之入京美以鍛銀為業時真宗為皇太子尹開封美因鍛得見太子語之曰蜀婦人多材慧汝為我求一蜀嫗美因納后於太子見之大悅寵幸專房太子乳母惡之太宗嘗問乳母太子近日容貌癯瘠左右有何人乳母以后對上命去之太子不得已置於殿侍張耆之家耆避嫌為之不敢下直未幾太宗晏駕太子即帝位復召入宮

劉貢父曰真宗將立劉后叅知政事趙安仁以為劉后寒微不可以母天下不如沈德妃出於相門上雖不樂而以其守正無以罪也他日上從容與王冀公論方今大臣誰最為長者冀公欲擠安仁乃譽之曰無若趙安仁上曰何以言之冀公曰安仁昔為故相沈義倫所知至今不忘舊德常欲報之上默然明日安仁遂知政事

王旦太尉薦寇萊公為相萊公數短太尉於上前而太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太尉曰理當然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萊公在藩鎮嘗因生日構山棚大宴又財用僭

侈為人所奏上怒甚謂太尉曰寇準每事欲劾朕可乎太尉徐對曰準誠能無如駸何上意遽解曰然此止是駸耳遂不問及太尉疾亟上問以後事惟對以早宜召寇準為相

表黜云

錢資元曰真宗末王冀公每奏事或懷教奏出其一二其餘皆匿之既退以意稱聖旨行之嘗與馬知節俱奏事上前冀公將退馬知節目之曰懷中奏何不盡出之

張乖崖常稱使寇公治蜀未必如詠至於澶淵一擲詠不敢為也深歎服之

富公云

邢惇雍州人以學術稱鄉曲家居不仕真宗末以布

衣召對問以治道惇不對上問其故惇曰陛下東封西祀皆以畢矣臣復何言上曰除試四門助教遣歸惇衣服居處一如平日鄉人不覺其有官也既卒人見其勅與廢紙同束屋梁間滕元發云

馮拯河南人其父為趙韓王守第舍拯年少時韓王見之問此為誰其父對曰某男也韓王奇其狀貌曰此子何不使之讀書其父遂使之就學數年舉進士韓為之延譽遂及第太宗時拯上言請立太子太宗怒謫之嶺南久之以右正言通判廣州事其同官為太常博士置位常在拯下寇萊公素惡拯會覃恩拯遷虞部員外郎其同官遷屯田員外郎其同官以拯

素剛讓居其下萊公見奏狀怒下書詰之曰虞部署位乃在屯田之上於法何據趣以狀對於是拯密奏言寇準以私憾專抑挫臣呂端畏怯不敢與爭張洎又準所引用朝廷之事一決於準威福自任縱恣不公皆如此比上省章奏大怒萊公由是出知褒州上又責讓呂端張洎二人皆頓首曰準在中書臣等備員而已真宗即位拯遂被用至宰相今上即位發下朱崖罪竄之南荒拯之力也無文學而性伉直自奉養奢靡官至侍郎聶之美云

种放以處士召見拜官真宗待以殊禮名動海內後謁歸終南山恃恩驕倨甚王嗣宗時知長安至通判

以下群拜謁放小俛垂手接之而已嗣宗內不平放  
召其諸姪至出拜嗣宗嗣宗坐受之放怒嗣宗曰曷  
者通判以下拜君、扶之而已此白丁耳嗣宗狀元  
及第名位不輕胡為不得坐受其拜放曰君以手搏  
狀元耳何足道也嗣宗怒遂上疏言放實空疎才識  
無以踰人專飾詐巧盜虛名陛下尊禮放擢為顯官  
臣恐天下竊盜益長澆偽之風且陛下召魏野、閉  
門避匿而放陰結權貴以自薦達因決摘言放陰事  
數條上雖不之問而待放之意寢衰齊州進士李冠  
嘗獻嗣宗詩曰終南處士聲名減邠土妖狐窟穴空  
公云

王嗣宗不信鬼神疾病家人為之焚紙錢祈禱嗣宗  
問笑曰何等鬼神敢問王嗣宗取枉法贓邪魏舜卿  
云

嗣宗性忌刻多與人相迕世傳宗家有恩讐簿已報  
者則勾之晚年交遊皆入讐簿宋次道云

林特本廣南攝官以勤為吏職又善以辭色承上接  
下官至尚書三司使修昭應宮副使是時丁朱崖為  
修宮使時一日三見亦三拜之與吏卒語皆煦、撫  
慰之由是人皆樂為盡力事無不齊集精力過人常  
通夕坐而假寢未嘗解衣就枕赦元規云

周王母章穆皇后也真宗在藩邸時生景德中從幸

永安還得疾薨時年十歲許章穆悲感成疾明年亦崩宋次道云

李允則知雄州十八年初朝廷與契丹和親約不脩河北城隍允則欲展州城乃置銀器五百兩於城北神祠中或曰城北孤迥請多以人守之允則不許數日契丹數十騎盜取之允則大怒移牒涿州捕賊因且急築其城契丹內慚不敢止也允則為長吏於市中下馬往富民家軍營與婦女笑語無所間然富民犯罪未嘗少寬假契丹中機密事動息皆知之當時邊臣無有及者董沔云

真宗不豫寇萊公與內侍省都知周懷政密言於上

請傳位皇太子自上自稱太上皇上許之自皇后以下皆不與知既而月餘無所聞二月二日上幸後苑命後宮挑生菜左右皆散去懷政伺上獨處密懷小刀至上所涕泣言曰臣前言社稷大計陛下已許臣等而月餘不決何也臣請剖心以明忠款因以刀劃其脅僵仆於地流血淋漓上大驚因是疾作左右扶輿入禁中皇后命收懷政下獄按問其狀又於宮中索得萊公奏言傳位事乃命親軍校楊崇勳密告云寇準周懷政等謀廢上立太子遂誅懷政而貶萊公寇萊公之貶雷州也丁晉公遣使賫勅往授之以錦囊貯劔揭於馬前既至萊公方與群官宴飲驛使言

狀萊公遣群官出逆之中使避不見入傳舍中久下  
出問其所以來之故不答上下皆惶恐不知所為萊  
公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勅書  
中使不得已乃以勅示之萊公乃從錄事叅軍借綠  
衫着之短纒至膝拜授勅於庭升階復宴飲至暮而  
罷

真宗晚年不豫嘗對宰相盛怒曰昨夜皇后以下皆  
云蜀劉氏置朕於宮中衆知上眊亂誤言皆不應李  
迪曰果如是何不以法治之良久上悟曰無是事也  
章獻在幄下聞之由是惡迪初自給事中叅知政事  
除工部尚書平章事既而貶官十餘年歷諸侍郎景

祐初復以工部侍郎入相陸子履云

宮美以鍛銀為業納隣娼婦劉氏為妻善播鼗鼓既而  
家貧復售之張耆時為襄王宮指使言於王得召入  
宮大有寵王乳母秦國夫人性嚴整惡之因令王斤  
去王不得已置於張耆家以銀五挺與之使築館居  
於外徐使人請於秦國夫人乃許復召入宮美由是  
時為開封府通引官給事王宮及王即帝位劉氏為  
美人以其無宗族更以美為弟改姓劉云樂道父為  
耆俱為襄王宮指使故得詳耳

胡順之為浮梁縣令民減有金者素豪橫不肯出租  
畜犬數頭里正近其門輒噬之繞垣密植橘柚人不

可入每歲里正常代之輸租前縣令不肯禁順之至  
官里正白其事順之怒曰汝輩嫉其富欲使之為仇  
耳安有王民不肯輸租者耶第往督之及朝里正白  
不能督順之使快手力繼之又白不能又使押司錄  
事繼之又白不能順之悵然曰然則此租必使令自  
督耶乃令里正聚藁自抵其居以藁塞門而焚之臧  
氏人皆逃逸順之悉令掩捕驅至縣其家男子年十  
六以上盡痛杖之乃召謂曰胡順之無道既焚爾宅  
又杖爾父子兄弟爾可速詣府自詔矣臧氏皆懾服  
無敢詣府者自是臧氏租常為一縣先府常遣教練  
使詣縣順之聞之曰是固欲來煩擾我也乃微使人

隨之陰記其入驛舍及受驛吏供給之物既至入謁  
色甚倨順之延與坐徐謂曰教練何官邪曰本州職  
員耳曰應入驛乎教練使踧躅曰道中無邸店暫止  
驛中耳又曰應受驛吏供給乎曰道中無芻糧故受  
又曰應與命官坐乎教練使趣下謝罪順之乃收械  
繫獄置暗室中以糞環其側教練使不勝其苦因順  
之過獄呼曰令何不問我罪順之笑謝曰教練幸勿  
訝也今方多事未暇論也係十日然後杖之二十教  
練使不服曰我職員也有罪當受杖於州順之笑曰  
教練久為職員殊不知法杖罪不送州也率杖之自  
是府吏無敢擾縣者雖惡之然亦不能罪也後有青

州幕僚發林氏罪破其家皆順之一力也真宗聞其名召至京師除著作佐郎洪州僉判順之為人深刻無恩至洪州未幾病目惡明常以物帛苞封乃能出若日光所燦則慘痛徹骨由是去官而家於洪州專以無賴把持長短憑陵細民殖產至富後以覃恩遷秘書丞又上言得失章獻太后臨朝特遷太常博士又以覃恩遷屯田員外卒於洪州順之進士及第頗善屬文

馮廣淵云

青州臨淄麻氏其先五代末嘗為本州錄事叅軍節度使廣納貨賂皆令麻氏主之積至巨萬既而節度使被召赴關不及取而卒麻氏盡有其財由是富冠

四方真宗景德初契丹寇澶淵其游兵至臨淄麻氏率庄夫千餘人據堡自守鄉里賴之全濟者甚衆至今基地尚存謂之麻氏寨虜退麻氏歛器械盡輸官留十二三以衛其家麻溫舒兄弟皆舉進士館閣美官家既富饒宗族橫於齊有孤姪懦弱麻氏家長恐分其財幽餓殺之事覺姜尊為轉運使欲樹名聲因索其家獲兵器及玉圖書小印因奏麻氏大富縱橫臨淄齊人懾服私畜兵刻玉寶將圖不軌於是麻氏或死或流子孫有官者皆貶奪籍沒家財不可勝紀麻氏由是遂衰

孟軻云

真宗時京師民家子有與人鬪者其母追而呼之不



止毋顛躓死而會踈決法官處其罪當笞上曰母呼  
不止違犯教令當徒二年何謂笞也群臣無不驚服  
張錫云

永興軍上言朱能得天書真宗自拜迎入宮孫奭知  
河陽上疏切諫以為天且無言安有得書天下皆知  
朱能所為惟上一人不知耳乞斬朱能以謝天下其  
辭有云得來惟自於朱能崇信只聞於陛下其質直  
如此上亦不責 頃之朱能果敗

真宗將西祀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切諫以為西祀  
有十不可陛下不過欲效秦皇漢武刻石誦德誇耀  
後世耳其辭有云昔秦多徭役而劉項起於徒中唐

不恤民而黃巢因於饑歲今陛下好行幸數賦歛安  
知天下無劉項黃巢乎上乃自製辨疑論以解之仍  
遣中使慰諭焉奭字瑜字叔禮云其表千餘言叔禮  
能口誦之予從求其本再三不肯出也

景德初契丹入寇是時寇準畢士安為相士安以疾  
留京師準從車駕幸澶淵王欽若陰言於上請幸金  
陵以避其銳陳克叟請幸蜀上以問準時欽若克叟  
在旁準心知二人所為陽為不知曰誰為陛下畫此  
策者罪可斬也今虜勢憑陵陛下當率勵眾心進前  
禦敵以衛社稷奈何欲委棄宗廟遠之楚蜀耶且以  
今日之勢奎輿回軫一步則萬眾雲集楚蜀可得至

耶上乃止二人由是怨準上在澶淵南殿前都指揮使高瓊固請幸河北曰陛下不幸北城北城百姓如喪考妣馮拯在旁呵之曰何得無禮瓊怒曰君以文章為二府大臣今虜騎充斥如此猶責瓊無禮君何不賦一詩以退虜耶上乃幸北城至浮橋猶駐輦未進瓊以所執搢箠輦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此尚何疑焉上乃命進輦既至登北城門樓張黃龍旗城下將士皆呼萬歲氣勢百倍會虜大將撻覽中弩死虜衆遂退他日上命寇準召瓊詣中書戒之曰卿本武臣勿強學儒士作經書語也

寇準從車駕在澶淵每夕與楊億痛飲謳歌諧謔誼

譁常達旦上使人覘知之喜曰得渠如此吾何憂矣虜兵既退來求和親詔劉仁範往議之仁範以疾辭乃命曹利用代之利用與之約歲給金繒二十萬虜嫌其少利用復還奏之上曰百萬以下皆許也利用辭去準召利用至幄次與語曰雖有勅旨汝往所許毋得過三十萬過則勿見準、將斬汝利用至虜帳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車駕還自澶淵畢士安迎於半道既入京師安罷相寇準代為首相以澶淵之功待準至厚群臣無以為比數稱其功王欽若疾之久之數承間言於上曰澶淵之役準以陛下為孤注與虜博耳苟非勝虜則為虜所勝非為陛下萬全計也

且城下之盟古人之耻今虜衆悖逆侵逼畿甸準為宰相不能殄滅免醜卒為城下之盟以免又足稱乎上由是寢疎之

王旦疾久不愈上命肩輿入禁中使其子雍與直省吏扶之見於延和殿勞勉數四因命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使朕以天下之事付之誰乎旦謝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再三問不對上曰張詠如何不對又曰馬亮如何不對上曰試以卿意言之旦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若寇準上憮然有間曰準性剛褊卿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臣病困不任久侍遂辭退旦薨歲餘上卒用準為相直省吏今尚

存親為元震言之前數事皆元震聞其先所言也震先人為侍省都知

右皆蓋元震云

真宗晚年不豫寇準得罪丁謂李迪同為相以其事進呈上命除準小處知州謂退署其紙尾曰奉聖旨除遠小處知州迪曰鄉者聖旨無遠字謂曰與君面奉德音君欲擅改聖旨以庇準即由是二人鬪鬪更相論奏上命翰林學士錢惟演草制罷謂政事惟演遂出迪而留謂外人先聞其事制出無不愕然上亦不復省也

元震及李子儀云

真宗時王文正旦為相賓客雖滿座無敢以私干之者既退旦察其可與言者及素知名者使吏問其居

處數月之後召與語從容久之詢訪四方利病或使  
疏其所言而獻之觀其才之所長密籍記其名他日  
其人復來則謝絕不復見也每有差除旦先密疏三  
四人姓名請於上、所用者輒以筆點其首同列皆  
莫之知明日於堂中議其事同列爭欲有所引用旦  
曰當用某人同列爭之莫能得及奏入未嘗不獲可  
同列雖疾之莫能間也丁謂數毀旦於上、益親厚  
之曹瑋久在秦州累求代上問旦誰可代瑋者旦薦  
樞密直學士李及上即以及知秦州衆議皆謂及雖  
謹厚有行非守邊之臣不足以繼瑋楊億以衆言告  
旦不答及至秦州將吏心亦輕之會有屯駐禁軍白

晝奪婦人銀釵於市中吏執以聞及方坐觀書召之  
使前畧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不復下吏亟命斬之觀  
書如故將吏皆驚不日聲譽達於京師億聞之復見  
旦具道其事謂旦曰向者相公初用及外廷之議皆  
謂及不勝其任及今材器乃如此信乎相公知人之  
明也旦笑曰外廷之議何其易得也夫以禁軍戍邊  
白晝為盜於市主將斬之事之常也烏足以為異政  
乎旦之用及者其意非為此也夫以曹瑋知秦州七  
年羌人驚服邊境之事瑋處之已盡其宜矣使他人  
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置敗壞瑋之成績旦所以用  
及者但以及重厚必能謹守瑋之規摹而已矣億由

是益服旦之識度

張宗益云

真宗既與契丹和親王文正旦問於李文靖沆曰和親何如文靖曰善則善矣然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耳文正亦未以為然及真宗晚年多事巡遊大修宮觀文正乃潛歎曰李公可謂有先知之明矣傳欽文云

蘇子容曰王冀公既以城下之盟短寇萊公於真宗真宗曰然則如何可以洗此耻冀公曰今國家欲以力服契丹所未能也戎狄之性畏天而信鬼神今不若盛為符瑞引天命以自重戎狄聞之庶幾不敢輕中國上疑未決因幸秘閣見杜鎬問之曰卿博通墳

典所謂河圖洛書者果有之手鎬曰此蓋聖人神道設教耳上遂決冀公之策作天書等事故世言符瑞之事始於冀公成於杜鎬云晚年三燒金以幻術寵貴京師妖妄繁熾遂有席帽精事閭里驚擾嚴刑禁之乃止

陳恕為三司使上命其以中外錢穀大數以聞恕諾而不進久之上屢趣之恕終不進上命執政詰之恕曰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之充羨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上聞而善之元忠云

太宗疾大漸李太后與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叅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知制

誥胡旦謀立路王元佐太宗崩太后使繼恩召宰相  
呂端、知有變鎖繼恩於閣內使人守之而入太后  
謂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何如端曰先  
帝立太子正為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先帝之  
命更有異議乃迎太子立之尋以繼勳為使相赴陳  
州本鎮昌齡為忠武行馬軍司馬繼恩為右監門衛  
將軍均州安置胡旦除名流潯州

楊樂道云

真宗既於大行柩前即位垂簾引見群臣宰相呂端  
於殿下平立不拜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  
拜呼萬歲

祖擇之鄭毅夫云

真宗嘗謂李宗諤曰聞卿能敦睦宗族不損家聲朕

今保守祖宗基業亦猶卿之治家也

真宗初即位以工部侍郎郭贄知天樞兵贄辭訴  
不肯赴職上不許贄退上以問宰相對曰近例亦有  
已拜而復留不行者上曰朕初即位命贄為大藩而  
不行後何以使群臣率遣之

呂熙政知寧州上言昨清遠軍失守蓋朝廷素不留  
意因請兵三五萬真宗曰西邊事吾未嘗敢忘之蓋  
熙政遠不知耳周瑩等曰清遠失守將帥不才也而  
熙政敢如此不遜必罪之上曰群臣敢言者亦甚難  
得苟其言可用之不可用置之若必加罪後誰敢  
言者因賜詔書褒嘉焉

真宗東封還群臣獻歌頌稱贊功德者相繼惟進士  
孫籍獻言封禪帝王之盛事然願陛下慎於盈成不  
可遂自滿假上善其言即召試中書賜同進士出身  
秦國長公主嘗為子六宅使世隆求正刺使真宗曰  
正刺使係朝廷公議不可魯長公主為翰林醫官使  
趙自求尚良使兼醫官院事上謂王繼英曰雍王元  
份亦嘗為自化求遙郡朕以遙郡非醫官所領此固  
不可也駙馬都尉石保吉自求見上言僕夫盜財乞  
特加重罪上曰有司自有常法豈肯以卿故亂天下  
法也又請於私第決罰亦許

真宗即位每旦御前殿中書樞密院三司開封府審

刑院及請對官以次奏事辰後入宮上食少時出坐  
後殿閱武事至日中罷夜則詔侍讀學士詢問政事  
或至夜分還宮其後率以為常

真宗嘗讀易召大理評事馮元講泰卦元曰泰者天  
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天地交泰亦猶君意接於下  
下情達於上無有壅蔽則君臣道通嚮若天地不交  
則萬物失宜上下不通則國家不治上大悅賜元緋  
衣

真宗重禮杜鎬直龍圖閣上嘗因沐浴罷飲上尊  
酒封其餘遣使賜鎬於閣下鎬素不飲得賜喜飲之  
至盡因動舊疾忽僵不知人上聞之驚步行至閣下

自調藥飲之仍詔其子津入侍疾少頃鎬蘓稍見至尊在欲起上撫令臥鎬疾平然後入官方鎬疾亟時上深自咎責以為由已賜酒致鎬疾也

种放隱於終南山豹林谷講誦經籍門人甚衆太宗聞其名召之放辭以母老不至詔每節給錢物供養其母咸平元年母卒真宗賜錢二十萬帛三十疋米三十斛以葬明年復賜錢五萬詔本府禮遣亦辭疾不至五年又遣供奉官珪賫詔至山召之仍賜錢十萬絹百疋放應命至關上喜見放便殿賜坐與語即坐拜司諫直昭文館賜居第什器御厨給膳明年放上表請歸山上令暫歸三兩月復來赴關因拜起居

舍人宴餞於龍圖閣上賦詩送之命群臣皆送景德三年遷右諫議大夫祥符元年遷給事中從祀汾陰拜工部侍郎

真宗祀汾陰召河中府處士李瀆劉巽、拜大理評事致仕乃賜緋瀆以疾辭又召華山鄭隱敷永李寧對於行宮隱賜號正晦先生又召陝州魏野亦辭疾不應命右皆出聖政錄

先朝命郭后觀奉宸庫后辭曰奉宸國之寶庫非婦人所當入陛下欲惠賜六宮願量頒之不敢奉詔上為之止李貴云

樞密直學士張詠知益州有巡檢所領龍猛軍人瀆



為群盜龍猛軍者本皆募群盜不可制者克之慄悍  
善鬪連入數州俘掠而去蜀人大恐詠一日召鈐轄  
以州愕然請其故詠曰今盜勢如此而鈐轄晏然安  
坐無討賊心是欲令詠自行也鈐轄宜攝州事詠將  
出討之鈐轄驚曰某行矣詠曰何時曰即今詠顧左  
右張酒具於城西門上曰鈐轄將出吾今餞之鈐轄  
不得已勒兵出城與飲於樓上酒數行鈐轄曰某願  
有謁於公詠曰何也曰某所求兵糧願皆應付詠曰  
諾老夫亦有謁於鈐轄曰何也詠曰鈐轄今往必滅  
賊若無功而退必斷頭於此樓之下矣鈐轄震慄而  
去既而與賊遇果敗士衆皆還走幾十里鈐轄召其

將校告之曰觀此翁所為真斬我不為異也遂復進

力戰大破之賊遂平

公云

張詠時有僧行止不明有司執之以白詠、熟視判  
其牒曰勘殺人賊既而案問果一民也與僧同行於  
道中殺僧取其祠部戒牒三衣因自披剃為僧僚屬  
問詠何以知之詠曰吾見其額上猶有繫巾痕也王  
勝之云

真宗造玉清昭應宮張詠上言不審造宮觀竭天下  
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丁  
謂頭置於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於丁謂之  
門以謝丁謂上亦不罪焉不記所傳

真宗判開封府楊礪為府寮及登儲貳因為東宮官  
即位為樞密副使病甚真宗幸其第問疾所居在隘  
巷中輦不能進左右請還上不許因降輦步至其第  
存勞甚至 原叔云

楊礪太祖建隆初狀元及第在開封府真宗問礪何  
年及第礪唯、不對真宗退問左右然後知之自悔  
失問礪不以科名自伐由是重之

真宗知開封府李應機知咸平縣府遣散從以帖下  
縣有所追捕散從恃勢謹呼於縣廷應機怒曰汝所  
事者王也我所事者王之父也父之人可以管子之  
人汝乃敢如此杖之二十散從走歸具道其語泣訴

於王、不答而默記其名嘉其諒直及即帝位擢應  
機通判益州事召之登殿謂之曰朕方以西蜀為憂  
故除卿此官委以蜀事此未足為大任卿行第勉之  
有便宜事密疏以聞應機至州未幾有走馬入奏事  
前一日知州置酒餞之應機故稱疾不會走馬心已  
不平及暮應機又使人謂走馬曰應機有密疏欲附  
走馬入奏明日未可行也走馬不知其受上旨愈怒  
強應之曰諾明日走馬使人詣應機曰某治裝已畢  
且行矣願得所賚文疏應機曰某之疏不可使人傳  
也當自來受之走馬雖怒其意欲積其驕橫之狀且  
奏於上乃詣應機廨舍受其疏以行既至陞殿上迎

問曰李應機無恙乎有疏來否走馬愕然失據即對曰有因探其懷出之上周覽稱善教四因問應機在蜀治行何如走馬踉蹌轉辭更稱譽之上曰汝還語應機凡所言事皆善已施行矣更有意見盡當以聞蜀中無事行召卿矣頃之召入遷擢數歲中至顯官應機為吏強敏而貪財多權詐其後上亦察其人浸踈之季公達云

景德初契丹寇澶州樞密使陳克叟奏請江河皆撤去浮橋舟船皆收南岸勅下河陽陝府河中府如其奏百姓大驚擾監察御史王濟知河中府獨不肯撤封還勅書且奏以為不可陝州通判張稷時以公事

在外中州已撤浮橋稷還聞河中府撤乃復脩寇相時在中書由是知此二人明年召濟為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方且進用濟性鯁直衆多嫌之及寇相出濟遂以郎中知杭州徙知洪州而卒稷亦為三司判官轉運使公云

景德初契丹犯河北王欽若鎮府有兵十萬餘契丹將至圍城惶遽欽若與諸將探符守諸門閣門使孫全照曰全照將家子請不探符諸官自擇便利處所不肯當者某請當之既而莫肯守北門者乃以全照付之欽若亦自分守南門全照曰不可叅政主帥號令所出謀畫所決北門至南門二十里請復待報必

失機會不如居中央府署保固腹心處分四面則大善欽若從之全照素教畜無地分拏手皆執朱漆弩射人馬洞徹重甲隨所指揮用無不勝於是大開北門下釣橋以待之契丹素畏其名者環過攻東門良久捨之趣故城是夜月黑契丹自故城潛師復過魏府伏兵斷其後魏兵不能進退全照請於欽若曰若亡此兵是無魏也北門不足守全照請救之欽若許之全照率麾下出南門力戰殺傷契丹後兵畧盡魏乃復還存者三四德清遂陷董照云

寇萊公少時不脩小節頗愛飛鷹走狗太夫人性嚴嘗不勝怒舉秤錘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捫其痕輒哭楚楷云

景德中虜犯澶淵天子親征樞密使陳堯叟王欽若密奏宜幸金陵以避其鋒是時乘輿在河上行宮召寇準入謀事準將入聞內中人謂上曰群臣欲將宣兵何之耶何不速還京師準入見上以金陵謀問之準曰群臣怯懦無知不異於向者婦人之言今胡虜迫近四方危心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將士旦夕望陛下至氣勢百倍今若陛下回鑾教步則四方瓦解虜乘其勢金陵可得至耶上善其計乃北渡河公云

丁寇異趣不協久矣寇為樞密使曹利用為副使寇

以其武人輕之議事有不合者萊公趣曰君一夫耳豈解此國家大體鄆公由是銜之真宗將立劉后萊公及王旦向敏中皆諫以為出於側微不可劉氏宗人橫于蜀中奪民益井上以后欲捨其罪萊公固請必行其罪是時上已不能記覽故事多宮中所決了相知曹冠不平遂與鄆公合謀罷萊公政事除太子少傅上初不知歲餘忽問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見冠準何也左右亦莫敢言上崩太后稱制萊公貶雷州是歲丁相亦獲罪公云

張齊賢為布衣時佃僮有大度孤貧落冕常舍道上送旅有群盜十餘人會食於送旅之間居人皆惶恐

竄匿齊賢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諸大夫求一醉飽可乎盜喜曰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者願吾輩麤踈恐為秀才笑耳即延之坐齊賢曰盜者非齷齪見所為能也皆世之英雄耳僕亦慷慨士諸君又何間焉乃取大椀滿酌飲之一舉而盡如是者三又取豚肩以指分為數段而啗之勢若狼虎群盜視之愕眙皆咨嗟曰真宰相器也不然何能不拘小節如此也他日宰執天下當念吾曹皆不得已而為盜耳願早自納結競以金帛遣之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返張齊賢真宗時為相戚里有爭分財不均者更相訐訟又因入宮自理於上前更十餘日斷不能齊賢曰

是非臺府所能決也臣請自治之上許之齊賢坐相  
府召諸訟者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少乎皆曰然即命  
各供狀結實乃召兩吏趣從其家令甲家入乙舍乙  
家入甲舍貨財皆按堵如故分書則交易之訟者乃  
止明日奏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者張貽孫  
云

長安多仕族子弟恃廕縱橫二千石鮮能治之者陳  
堯咨知府有李太監者堯咨舊交其子尤為強暴一  
旦以事自致公府堯咨問其父兄宦遊何方得安信  
否語言勤至既而讓曰汝不肖亡賴如是我不能與  
汝言官法又不能及汝恃贖刑無復耻耳我與爾父

兄善義猶骨肉當代汝父兄訓之乃引於便坐手自  
杖之數十下由是子弟亡賴者皆惕息然其用刑過  
酷有博戲者杖之輕梏列於市置死馬於其傍腐臭  
氣中瘡皆死後來者係於先死者之足其殘忍如此  
董昭云

真宗時王欽若善承人主意上望見輒悅之每拜一  
官中謝日輒問曰除此官且可意否其寵遇如此欽  
若為人陰險多詐善以巧譎中人、莫之悟與王旦  
同為相翰林學士李宗諤有時名旦善視之旦欲引  
叅政事以告欽若曰善旦曰當以白上宗諤家素貧  
祿廩不足以給婚嫁旦前後資借之凡千餘緡欽若

知之故事參知政事中謝日所賜物近三千緡欽若  
因密奏宗諤負王旦私錢不能償旦欲引宗諤參知  
政事得賜物以償已債非為國擇賢也明日旦果以  
宗諤名薦於上、作色不許其權譎皆此類後罷相  
為資政殿學士故事雜學士並在翰林學士下及欽  
若入朝上見其位在李宗諤下恠之以問左右左右  
以故事對上即除欽若資政殿大學士位在翰林學  
士上資政殿大學士自此始初欽若與丁謂善援引  
至兩府及謂得志稍判欽若恨之及立皇太子以當  
時兩府領少師少傅少保召欽若於外為太子太保  
豫事多遺忘丁謂方用事尋有詔欽若以太子太保

歸班欽若袖詔書白上臣以歸班不識詔旨所謂上  
留其詔改除司空資政殿大學士頃之欽若宴見上  
問卿何故不如中書對曰臣不為宰相安敢之中書  
上顧都知送欽若詣中書視事欽若既出使都知奏  
以無白麻不敢奉詔因歸私第上命中書降麻丁謂  
因除欽若節度使同平章事西京留守上旦問降麻  
丁謂 知寤也久之丁謂密使人謂欽若曰

上必不訝也欽若信之

即上表請覲未及亟留麻事委僚屬而入朝謂因責  
以擅委符印詣闕無人臣禮下詔貶司農卿南京分  
司會今上即位丁謂敗章獻太后以欽若先朝寵臣

復起知昇州自昇州召還至北京大臣始知之既至復為相然欽若不復大用事如真宗時矣未幾有朝士自外方以寄遺欽若為人所知欽若因自發其事太后由是解體頃之薨於位謚日文穆無子養族人為後欽若方用事時四方饋遺不可勝紀其家金帛圖書奇玩富於丁謂為天火所焚一朝殆盡辛若淪云王文穆為人雖深刺然其人智畧士也澶淵之役文穆鎮天雄契丹既退王親軍率大兵嚮魏府魏府鈐轄惧欲閉城拒之文穆曰不可若果如此則猜嫌遂形是成其叛心也乃命於城外十里結綵棚以待之至則迎榮歡宴飲酒連日既罷其所統軍皆已分

散諸道矣親軍皆不知焉康定初河亭上遇一朝士縑服者言之

王欽若為翰林學士與比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脩起居注湛同知貢舉湛後差入貢院時諸科已試第六場是時法禁尚疎欽若奴初睿得出入貢院欽若妻受一舉人賂書睿掌以姓名語欽若皆奏名有濟源經科因一僧許賂欽若銀十挺既入六挺餘負而不歸僧往索之因喧鬪事發下御史臺鞠案事方紛紜真宗擢欽若叅知政事中丞趙昌言以獄辭聞收欽若下臺對辨上雖知其事終不許曰朕待欽若至厚欽若欲銀當就朕求之何苦受舉人賂耶且欽若纔



登兩府豈可遽令下吏乎昌言爭不能得湛乃獨承其罪詔免罪死杖皆免刺面配嶺南牢城湛家貧每會客從同僚梁顥借銀器是時適在其家沒以為贓欽若內亦自愧其後擢湛子昂為以報之真宗晚年欽若恩遇寢衰人有言其受金者欽若於上前辨白乞下御史臺覈實上不悅曰國家置御史臺固欲為人辨虛實耳欽若皇恐因求出藩乃命知杭州子容云蘇

王欽若為亳州判官監會亭倉天久雨倉司以穀濕不為受納民自遠方來輸租者食穀且盡不能得輸欽若悉命輸之倉奏請不拘年次先支濕穀不至朽

敗奏至太宗大喜手詔答許之因識其名秩滿入見擢為朝官真宗即位欽若首乞免放欠負由是大被知遇以至作相天聖初契丹遣使詣借塞內地牧馬朝廷疑惑不知所答欽若方病在家章獻太后命肩輿入殿中問之欽若曰不與則示怯不如與之太后曰夷狄豺狼柰何延之塞內欽若曰虜以虛言相恐喝耳未必敢來宜密詔曹煒使奏乞整頓士馬以備非常太后從之契丹果不入塞地煒時知定州董汙云

太宗時大臣得罪者貶謫無所假貸制辭極言詆之未幾思其才輒復進用真宗重於進退大臣制辭亦

加審慎向敏中為相典故薛居正宅居正子婦柴氏  
上書訟敏中典之虧價且言敏中欲娶已，不許上  
面問敏中對曰臣自喪妻以來未嘗謀及再娶既而  
上聞其欲娶王承衍女弟責其不罷相歸班其麻  
辭曰翼贊之功未著廉潔之操蔑聞喻利君臣自昧  
又曰朕選用不明縉紳興誦議者以敏中為終身擯  
棄不復用矣是時舊相出鎮者多不以吏事為意  
寇萊公雖有重名所至之處終日遊宴所愛伶人或  
付與富室輒厚有所得然人皆樂與之處終日不以  
為非也張齊賢倜儻任情獲劫盜或時縱遣之所至  
著稱上曰大臣出臨方面惟向敏中盡心於民事耳

於是其有復用之意會夏州李繼遷末年兵敗被傷為

潘羅支所射傷自度孤危且死屬其子德明小子阿

必歸朝廷曰一表不聽則再請雖累百表不得請勿

止也繼遷德明納款上亦欲息兵乃自永興徙敏中

知延中受其降事畢徙知汝南府東封西祀皆以敏

中為東京留守西祀還遂復為相薨相位

向相在西京有僧暮遇村民家求寄止主人不許僧

求寢於門外車箱中許之夜半有盜入其家自墻上

挾一婦人并囊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不為主

人所納而強求宿而主人止其婦及財明日必執我

詣縣矣因夜亡去不敢循故道走荒草中忽墮皆井

則婦人已為人所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訪亡僧并子婦尸得之井中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誣云與子婦姦誘與俱亡恐為人所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墜其中賍在井旁亡夫不知何人所取獄成詣府、皆不以為疑獨敏中以賍不獲為疑引僧詰問數四僧服罪但言某前生當負此人死無可辯者敏中問之僧乃以實對敏中因密使吏訪其賊吏食於村店、媪聞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也問之曰僧某者其獄如何吏紹之曰昨日已笞死於市矣媪歎息曰今若獲賊何如吏曰府已誤決此獄矣雖獲罪亦不敢問也媪曰然則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

此村中少年某甲所殺也吏曰某人安在媪指示其舍吏就舍中掩捕獲之案問心服并得其賍一府咸以為神始平公云

王旦字子明大名人祖徹進士及第官至左拾遺父祐以文學介直知名知制誥二十餘年官至兵部侍郎風鑑精審旦少時祐常明以語人謂旦必至公輔手植三槐於庭以識之旦幼聰悟寬裕清粹太平興國中一舉登進士第除大理評事知岳州平江縣事徙監潭州酒稅知州事何承矩薦其才行太宗召除著作即時方興文學脩三館建秘閣購文籍旦以選與校正遭父喪追出供職端拱中通判鄭州事月

餘徙濠州遭母喪去詔復故任淳化初以殿中丞直  
史館明年除左正言知制誥四年同判吏部流內銓  
知考課院會妻父趙昌言叅知政事旦上奏以知制  
誥中書屬官引唐獨孤郁避權德輿事固求解職上  
嘉而許之以禮部郎中充集賢院脩撰掌銓課如故  
踰年昌言罷政事旦即日復知制誥依前脩撰仍賜  
金紫逮真宗即位除中書舍人數月召翰林為學士  
尋知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司咸平三年權知貢舉宿  
旬日就拜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明年遷工部侍郎  
叅知政事景德初契丹入寇從車駕幸澶淵時鄆王  
留守京師暴得心疾詔旦權東京留守司馬乘傳而

歸聽以便宜從事三年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明年車駕幸永安以旦為朝拜  
諸陵大禮使及還監脩國史大中祥符元年天書降  
以旦為封禪大禮使又為天書儀衛使從登封泰山  
遷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平章事受詔作封禪壇  
頌遷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及祀汾陰以旦為汾陰大  
禮使還遷左僕射同平章事受詔作汾陰祠壇頌上  
更欲遷旦官旦瀝懇固辭乃止加昭文館大學士及  
增功臣而已及聖祖降又加門下侍郎玉清昭應  
宮成以旦為玉清昭應宮使鑄銅像成以旦為迎奉  
聖大禮使寶符閣又為天書刻玉使車駕幸亳以旦

為奉祀大禮使上以兗州壽丘為聖母降生之地於是處建景靈宮朝脩仕宮成拜司空國史成進拜司徒天禧元年進拜太保同平章事聖祖上尊號以旦為太極觀奉上表寶冊使旦在政府十有八年以疾辭累章不許及自兗州還懇請備至乃詔冊封太慰兼侍中五日起居因入中書遇軍國有重事不以時日並入叅決旦聞之惶恐拜章乞寢恩至闔門候命乃止增開封邑而優假之數率如前詔既而疾甚求對便座扶以升殿上見其癯瘠惻然許之旦退復上奏明日冊拜太尉依前王清昭應宮使罷知政事特給宰臣月俸之半仍令禮官草具尚書省都堂署

事之儀未及行其年九月巳酉薨贈太師尚書令謚文正上出次發哀群臣奉慰擢其弟度支員外郎子大理評事陸為衛尉寺丞兄子大理寺丞質為大理寺丞外孫翰綱蕪舜元范禧並同學究出身子素弟子徽俱未官素補太常寺太祝徽秘書省校書郎初旦與錢若水同直史館知制誥有僧善相謂若水曰王舍人他日位極人臣富貴無與為比若水曰王舍人面偏而喉有骨高如何其貴也僧曰作相之後面當自正喉骨高者主自奉養薄耳後果如其言旦以寬厚清約為相幾二十年遭時承平人主寵遇至厚公廉自守中外至今稱之事實寡嫂謹撫弟妹恩祿賜

所得與宗族共之家事悉委弟旭一無所問遇恩廕  
補徧於群從身沒之日諸子猶有褐衣者姓好釋氏  
臨終遺命髻髮着僧子衣棺中勿藏金玉用茶毗火  
葬法作卯塔而不為墳其子弟不忍但置僧衣於棺  
中不藏金玉而已 出行狀

真宗時馬知節翰林崇訓皆以檢校官僉署樞密院  
事知節為人質直真宗東封泰山車駕發京師上及  
從官皆蔬食封禪禮畢上問宰臣王旦等曰卿等久  
食蔬不易旦等皆再拜知節言蔬食者惟陛下一人  
而已王旦等在道中與臣同次舍無不私食肉者又  
願旦等曰知節言是否旦再拜曰誠如知節言 節言

吉云

王化基為人寬厚嘗知蒙州與僚佐同坐有卒過庭  
下為化基誓而不及幕職怒退召其卒笞之化基聞  
之笑曰我不知欲得一誓如此之重也鄉或知之化  
基無用此誓當以與之人皆服其雅量官至叅知政  
事禮部尚書謚曰安惠子獻舉止有父風官亦至叅  
知政事禮部尚書謚曰安簡 馮廣淵云

李文定公迪罷陝西都運使還朝是時真宗方議東  
封西祀脩太平事業知秦州曹瑋奏羗人潛謀入寇  
請大益兵為備上大怒以誚瑋虛張虜勢唱朝廷以  
求大益兵以迪新自陝西還召見示以瑋奏問其虛

實欲斬瑋以戒妄言者文定從容奏曰瑋武人遠在邊鄙不知朝廷事體輒有奏陳不足深罪臣前任陝西觀邊將才畧無能出瑋之右者他日必能為國家建功立事若以此加罪臣為陛下惜之上意稍解迪因奏曰瑋良將必不妄言所請之兵亦不可不少副其請臣觀陛下意但不欲從都門出兵耳奏之旁郡兵甚多可發以戍秦臣在陝西籍諸州兵數為小冊嘗置鞶囊中以自隨今未敢以進上自趣取之取於鞶囊中以自隨藁州之兵若干戍秦州卿即傳詔於樞密遣之既而虜果入寇瑋迎擊大破之遂開山外之地奏到上喜謂迪曰山外之捷卿之功也及上

將立章獻后迪為學士屢上疏諫以章獻起於寒微不可母天下由是章獻深銜之周懷政之誅上怒甚欲責及太子群臣莫敢言迪為叅知政事候上怒稍解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為此計上大寤由是獨誅懷政等而東宮不動搖迪之力也及為相真宗已不豫丁謂與迪同奏事退既下殿謂矯書聖語欲為林時遷官迪不勝忿與謂爭辨引手板欲擊謂、走獲免因更相論奏詔二人俱罷相迪知鄆州明日謂復留為相迪至鄆且半歲真宗晏駕迪敗衡州團練副使謂使侍禁王仲宣押迪知衡州仲宣至鄆州見通判已下而不見迪、惶恐以刃自頸人救得免

仲宣凌侮迫脅無所不至人往見迪輒籍其名或饋  
之食留至潰腐棄捐不與迪客鄧餘怒曰豎子欲殺  
我公以媚丁謂耶鄧餘不畏死汝殺我公我必殺汝  
從迪至衡州不離左右仲宣頗憚之迪由是得全至  
衡州歲餘遷秘書知舒州章獻太后崩迪時以尚書  
右丞知河陽今上即位召詣京師加資政殿大學士  
數日復為相迪自以為受不世之遇盡心輔佐知無  
不為呂夷簡忌之潛短之於上歲餘罷相出知某州  
迪謂人曰迪不自量特聖主知之自以為宋璟而以  
呂為姚崇而不知其待我乃如是也 文定子弟及之  
云

真宗乳母劉氏號秦國延壽保聖夫人宗惟寬宗族  
近有幸求內批者上或不違康定元年十月戊子謂  
宰相曰自今內批與官及差遣者並具舊條復奏取  
旨

慶曆三年五月旱丁亥夜雨戊子宰相章得象等入  
賀上曰昨夜朕忽聞微雷因起露立於庭仰天百  
拜以禱須臾雨至朕及嬪御衣皆沾濕不敢避去移  
刻雨霽再拜而謝方啟升階得象對曰非陛下至誠  
何以感動天地上下曰欲下詔罪已避寢徹膳又恐  
近於崇飾虛名不若夙夜精心密禱為佳耳  
慶曆三年九月知諫院王素余靖歐陽脩蔡襄以言



事不避並改章服十月王素除淮南轉運使將之官  
入辭上謂曰卿今便去諫院事有未言者可盡言之  
右正言余靖奉使契丹入辭書所奏事于笏各用一  
字為目上顧見之問其所書者何靖以實對上指其  
字一、問之盡而後已上之聽納不倦如此

溫成皇后張氏其先吳人從錢氏歸國為供奉官祖  
穎進士及第終於縣令子堯封尚幼二女入宮事真  
宗名位甚微堯封亦進士及第早終妻惟有一女即  
后也庶子化基幼堯封從父弟堯佐亦進士及第時  
已為員外郎不收卹諸孤后母賣后於齊國大長公  
主家為歌舞者而適寒民生男守和大長公主納后

於禁中仙韶部宮人賈氏母養之上嘗宮中宴飲后  
為俳優上見而悅遂有寵后巧慧善迎人主意初為  
脩媛後冊為貴妃飲膳供給皆踰於曹后幾奪其位  
數矣以曹后素謹上亦重其事故不果上以其所出  
微欲使之依士以自重乃稍進用堯佐數年間為三  
司副使天章閣待制三司使淮海軍節度使宣徽使  
追封堯封為清河郡王后母為齊國夫人后兄化基  
子守和皆拜官宗族赫然俱貴至和元年正月暴疾  
薨上哀悼之甚追冊為溫成皇后禮數資送甚極豐  
厚后方寵幸賈氏尤用事謂之賈夫人受納貨賄為  
人屬請無不行者賈安公以姑禮事之遂被大用然

亦以此獲譏於世齊國夫人柔弱故官爵賞賜多入  
堯佐而化基等反不及焉化基終於閣門祇候后薨  
齊國夫人相繼物故後數年堯佐亦卒張氏遂哀子  
淵曰溫成立忌禮官列言其不可執政患之有禮官  
謂執政曰禮官張芻獨主此議他人皆不得已從之  
耳前歲芻父牧嘗任蜀官芻上章乞代父入蜀不當  
摘職由是處求廣安軍又聞不得帖職而復止進退  
失據奏落芻職監潭州酒禮官議者亦稍息而息  
慶曆元年十二月才人張氏進封脩媛慶曆四年三  
月以脩媛張氏、父職方員外郎堯佐提點開封府  
縣鎮公事左正言余靖上言堯佐不當得此差遣一

堯佐不足為輕重但鑒郭后之禍興於揚尚上曰朕  
不以女謁用人自有臣僚奏舉物議不允當與一郡  
至和元年張元妃薨初謚廣明皇后又謚元明又謚  
溫成京師禁樂一月正月二十日皇儀殿殯於奉先  
寺儀衛甚盛又詔與孝惠淑德章懷章惠俱立忌正  
月二十日殯成上前五日不視朝兩府不入前一日  
之夕上宿於皇儀殿設警場於右掖門之外是日旦  
發引陳鹵簿鼓吹太常樂僧道威儀甚盛皇親兩府  
諸司緣道設祭自右掖門至奉先院絡繹不絕百官  
班辭於御史臺前陳祭又赴奉先院已殯百官復詣  
西上閣門奏慰

寶元二年十一月丁酉旬休上御延和殿決御史臺  
所奏馮士元獄謂宰相曰此獄事連大臣近者臺司  
准奏禁止鄭戩龐籍起居自餘盛度程琳殊無論奏  
度琳乃儒臣耳脫有權勢更重者當如之何於時開  
封府判官李宗簡特追一官勒停天章閣待制龐籍  
贖銅四斤知汝州自餘與士元交關者皆以罪輕重  
責降有差其知開封府鄭戩等按鞫士元不罪特放  
知樞密院事盛度除尚書右丞知揚州叅知政事程  
琳降授光祿卿知潁州皆以交關士元使幹治私務  
故也御史中丞孔道輔降授給事中知鄆州以不按  
劾二人之罪故也

十二月庚申賜京西廊延馬遞步特支錢詔審刑  
部大理寺不得通賓客有受情曲法者開相告之科  
廊延路奏邊事警急差強壯丁防守諸寨換禁兵關  
敵從之辛酉賜廊延特支錢上問宰相唐氏入閣之  
儀叅知政事宋庠退而講求以進曰唐有大內有大  
明宮大內謂之西內大明宮謂之東內高宗以後多  
居東西其正南門曰丹鳳丹鳳之內曰含光殿止至  
大朝會則御之次曰宣政殿謂之正衙朔望大冊拜  
則御之次北紫宸殿謂之上閣亦曰內衙竒日視朝  
則御之唐制天子曰視朝則必立飲於正衙或乘輿  
止於紫宸則呼伏自東西閣門入故唐世謂竒日視

朝為入閣

李端愿曰章獻之志非也暴得疾耳鑿垣而出瘞於洪福寺章獻之過也

又曰上幼冲即位章獻性嚴動以禮法禁約之未嘗假以顏色章惠以恩撫之上多苦風疾章獻禁蝦蟹海物不得進御章惠嘗藏去以食之曰太后何苦虐吾兒如此上由是怨章獻而親章惠謂章獻為大孃章惠為小孃及章獻崩尊章惠謂章獻為太后所以奉祀曲盡恩意景祐中薨神主祔於奉慈廟弟景宗少為役兵以章惠故得官性亮悍使酒好以滑槌毆人世謂之楊滑槌教犯法上以章惠故優容之官至

觀察使初丁謂治第於城南景宗為兵負土焉及謂敗第沒上以賜景宗居之

十一日賜兩府兩制宴於中書喜雪也

十九日賜兩府兩制宴於都庭驛曹相主之冬至故也果有八列近百種凡酒一獻從以四散堂厨也魯氏也使者也大官也

至和元年春張貴妃薨上哀悼之甚欲極禮教以寵秩之乃追謚温成皇后殯於皇儀殿命叅知政事劉沆監議喪事是時陳執中梁適為宰相王拱辰王洙判太常寺兼禮儀事皆惶恐不愛名器以承順上意又詔為温成皇后立忌日同知禮院馮浩張昞吳充

鞠真卿皆爭之執政患之因劾向時奏以父牧當任  
蜀官自乞代父入蜀既而又奏得父書自願入蜀更  
不代行無何牧至京師復上奏乞免蜀官以是執政  
以劾奏事更不代行前後異同落史館檢校監潭州  
酒欲以警策其餘禮院故事常豫為印署衆銜或非  
時中旨有所訪問不暇徧白禮官則白判事一人書  
填印狀通進施行是時温成喪事日有中旨訪問禮  
典判寺王洙兼判少府監廨舍最進故吏多以事白  
洙、常希望上旨以意裁定填印狀進內事既施行  
而論者皆責禮官無以自明乃召直禮官戒曰自  
今凡朝廷訪問禮典稍重應商議者皆須徧白衆官

議定奏聞是非常行熟事不得輒以印狀申發仍責  
狀申委後數日有詔問温成皇后廟應如他廟用樂  
舞否禮直官李亶以事白洙、即填狀奏云當有樂  
舞事下禮院充真卿怒即牒送禮真官李亶於開封  
府使按其罪是時蔡襄權知開封府洙抱案卷以示  
襄曰印狀行之久矣禮直官何罪襄患之乃復牒送  
亶於禮院云請任自施行充真卿復牒送府如是再  
三先是真卿好遊臺諫之門會温成后神主祔新廟  
皆以兩制攝獻官端明殿學士楊察攝太尉殿中侍  
御史趙抃監察吳充監禮上又遣內臣臨視察臨事  
內出圭瓚以盥鬯充言於察曰禮上親享太廟則用

圭瓚若有司攝事則用璋瓚今有司祭溫成廟而用圭瓚薄於太廟而厚於姬妾也其於聖德虧損不細請奏易之察有難色曰日已暮矣明日行事言之何及而臣侍祭者已聞之密已上聞詔即改用璋瓚祭之明日趙抃上言劾蔡襄知開封府不崇治禮直官罪畏懦觀望於是執政以為充因初祭教抃上言又禮直官曰在溫成墳所訴於內臣云欲送禮直官於開封府者充與真卿二人而已由是怒充與真卿明日詔禮直官及繫檢禮生各贖銅八斤充及真卿皆補外官充知高郵軍真卿知淮揚軍於是臺諫爭言充等不當補外最後右正言脩起居注馮京言最切

直以為今百職隳廢獨充能舉其職而陛下責胥吏太輕責充等太重將何以振飭紀綱於是朝廷落京脩注即日趣充等行開封府推官集賢校理刁約掌脩墳頓遞亦嘗對中貴人言溫成禮數太重詔以約為京西路提點刑獄亦即日行元規受詔讀冊辭曰故事正后翰林學士讀冊今召臣承之臣實耻之奏報聞至日集賢官僚謂之曰公今日何為復來元規曰共傳誤本耳又諫追冊曰皆由佞臣贊成茲事二相甚銜之將行追冊言官力諫上意稍解明日以問執政執政順成之夢得及母湜俞希孟皆求外補郭申錫請長告皆以言不用故也聖民諫立忌執政追

引去年乞落職代父入蜀及乞廣安軍罪之落校討  
潭州監稅

王樂道曰尚美人爭寵查傷今上頸郭后詔都知而  
付之初章獻為上取郭后恃章獻驕妬後宮莫得  
進上患之不敢詰章獻崩楊尚並進后有怨言都知  
閻文應惡之因與上謀廢后上問呂許公曰古亦有  
之遂降勅廢為金庭教主后不知之文應懷勅并道  
衣以授之后恚有詩語文應即驅出以車送瑤華宮  
既而上悔之作慶金枝曲遣使賜后和而獻之又  
使詔入宮文應惧以疾聞上命賜之酒及藥文應遂  
酖之丁正曰范諷問上傷上以后語之及疾文應使

醫寘毒上不知

慶曆三年九月丁丑知諫院蔡襄上言自今中書樞  
密院執政官非休暇日私第不得見客欲詢訪外事  
者聽呼召從之

嘉祐四年五月上手詔賜兩府曰朕觀在昔君臣惟  
同心同德故知天下之務享無疆之休倘設猜防之  
端是幸信任之道因納言屢述御臣之規頗立科條  
用制邪慝方今圖任賢哲倚為股肱論道是咨推誠  
無間而有禁未解斯豈稱朕意耶先有兩制臣寮不  
許至執政私第兩府大臣奏薦人不得充臺諫官條  
約其悉除之庶使君臣之際了無疑間之迹卿等謀

謨舉措義宜如何

嘉祐七年二月癸卯以駙馬都尉李瑋知衛州事充國公主入居禁中瑋所生母楊氏歸瑋之宅公主乳母韓氏出居於外公主宅勾當內臣梁懷吉勒歸前省公主宅諸色祇應人始皆隨遣入瑋貌陋性樸上以章懿太后故命之尚公主自始出降常以庸奴見之乳母韓氏等復離間梁懷吉等給事公主閣內公主愛之公主嘗與懷吉等閑飲楊氏窺之公主怒毆傷楊氏由是外人誼譁咸有異議朝廷貶逐懷吉等於外州公主恚懟或欲自經或欲赴井或縱火或焚他舍以邀上意必令召懷吉等還上不得已亦為召

之然主意終惡瑋至是不復肯入中門居於廳事晝夜不眠或欲自盡或欲突走出外狀若狂顛左右以聞故有是命三月戊申朔壬子制曰陳車服之等所以見王姬之尊啟脂澤之封所以昭帝女之寵茲雖親愛之攸屬時乃風化之所閔苟不能安諧於厥家則何以觀示於流俗究國公主生而甚慧朕所鍾憐故於外家之近親以求副車之善配而保傅無狀閨門失歡歷年于茲生事弗順達於聰聞深所驚駭雖然恩義之常人所難斷至於賞罰之際朕安敢私宜告大度降從下國於戲惟肅雍以成美德惟柔順以輯令名乃其恪恭庶幾永福可降封沂國公主觀察



使駙馬都尉李瑋改建州觀察使依舊知魏州公主  
既還禁中止數使人慰勞李氏賜瑋金二百兩且謂  
曰凡人富貴亦不必為主壻也於是瑋兄璋上言家  
門薄祚弟瑋愚駭不足以承天姻乞賜指揮上許之  
離絕又以不睦之咎皆由公主故不加責降焉

嘉祐元年夏詔自今舉選人充京官者已舉不得復  
首又被舉者亦不得納舉主人詔文武官宗室嬪御  
內官應奏薦親戚補官舊制過乾元節奏一人者令  
過三年親郊乃得之舊遇親郊乃得之其餘減損各  
有差

京師雨兩月餘不止水壞城西南隅漂沒軍營民居  
甚衆宰相以下親護役救水河北京東西江淮夔陝  
皆大水

九月辛卯上以疾瘳恭謝天地於大慶禮畢御宣德  
門大赦改元恩賜皆如南郊

二年夏五月庚辰管勾麟府路軍馬公事郭恩遇夏  
虜於屈野河西與戰敗績恩及走馬承受公事黃元  
道皆為虜所擒秋虜復遣元道歸

詔文武官應磨勘轉官者皆令審官院以時舉行毋  
得自投牒各詔自今間歲一設科場復置明經科

三年五月甲申榜朝堂勅益錢副使郭甲錫屬與李  
叅相之短坐落職知饒州康定元年復天章閣待制

知永興軍尋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呂公自大名復入相言於仁宗曰范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耶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略安撫使上以許公為長者天下皆以許公為不念舊惡文正面謝曰向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乃爾獎拔許公曰夷簡豈敢復以舊事為念耶及文正知延州移書諭趙元昊以利害元昊復書語極悖慢文正具奏其狀焚其書不以聞時宋相庠為叅知政事先是許公執政諸公唯諾書紙尾而已不敢有所預宋公多與之論辨許公不悅一日二人獨在中書許公發容言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乃擅與元昊書得其書又焚去不奏

他人敢爾耶宋公以為許公誠深罪范也時朝廷命文正分析文正奏臣始聞虜有悔過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振故復書悖慢臣以為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則辱在臣矣故不敢以聞也奏上兩府共進宋公遽曰范仲淹可斬杜祁公時為樞密副使曰仲淹之志出于忠果欲為朝廷招叛耳何可深罪爭之甚切宋公謂許公必有言相助也而許公默然終無一語上顧問許公如何許公曰杜衍之言是止可薄責而已乃降一官知耀州於是論者喧然而宋公不知為許公所賣也宋公亦尋出知揚州

正臣云宗室既堅辭宗正之命諸中貴人乃薦燕王元儼之子允初上召入宮命坐賜茶允初頷左右曰不用茶得熟水可也左右皆笑既罷上曰允初癡騃豈足任大事乎

李叅鄆州人為定州通判夏守恩為真定路部署貪濫不法轉運使楊偕張存欲發其事使叅按之得其歛戍軍家口錢十萬為之遣伏者權知定州取富民金釵四十二枚為之移卒於外縣守恩坐除名連州編管弟殿前指揮使守贊亦解兵權由是知名



若迺積素未虧白日朝鮮爛兮若燭龍銜耀照崑山爾其流滴垂冰緣雷承隅祭兮若馮夷剖蚌列明珠至夫續紛繁驚皓汗皦潔之儀迴散縈積之勢飛聚凝曜之奇固展轉而無窮羗誰得而倫知若迺申娛翫之無已夜幽靜而多懷風觸楹而轉響月承幌而通暉酌湘吳之醇酎御狐貉之羔衣對庭鷗之雙舞瞻雲鴈之孤飛馳遙思於千里顧

攜手而同歸 庚寅仲春中澣試宋坑青花硯 子東徐正燧



